

# 歷代文選

金	唐
元	宋

第三册

雲南教育廳編譯處審定

MG  
I-262  
36



編錄特誌

(一) 本冊變更叙目處，說明如左：

(1) 張說之進鬪羊表，蘇頲之爲唐玄宗幸新豐及同州敕，詳加披玩，殊非傑作，故均削去。惟二人之文，在唐代文學，頗佔重要位置，不可不一觀大略，因錄張說之心經贊序，附於心經之後。至論時代之順序，本當與心經同移於前，惟本編並非純正之文學史，先後稍有移置，固無關得失也。

(2) 柳宗元之封建論，本屬傑作，惟就其全集觀之，仍以山水遊記爲最出色，故另易以始得西山宴遊記一篇，似非此不足代表也。

(3) 宋代文字，擬選者過多，故每一人之文，在叙目中擬選至兩篇以上者，均酌加汰除。計所汰除者如下：(A) 蘇洵名二子說一篇。(B) 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謝量移汝州表，後赤壁賦三篇。(C) 朱熹通鑑室記一篇。

(二) 本冊各文注釋，有詳有略，其從略者，爲左之二種：

- (1) 文義易明，讀者可自己玩索而得；即須參考，亦止求之字書或詞書而已足者。
- (2) 其文僅以供參互比較之用，但求備體，不必熟讀者。

歷代文選

唐宋金元文

目次

唐文

王勃滕王閣序 附詩	一
盧照隣釋疾文序	六
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七
李華弔古戰場文	一
陸贄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一六
元結大唐中興頌	一八
韓愈平淮西碑并序	一九
段文昌平淮西碑并序	一九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三五

李翱復性書	三七
皇甫湜送簡師序	三八
家樵寓居對	三九
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	四〇
王維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四一
杜牧阿房宮賦	四三
唐三藏法師玄奘譯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四六
張說般若心經贊序	五一
宋文	
歐陽修灌園阡表	五二
歐陽修醉翁亭記	五八
曾鞏寄歐陽舍人書	五九

王安石原過	六二
王安石讀孟嘗君傳	六三
蘇洵權書論六國	六四
司馬光資治通鑑論六國	六七
蘇軾方山子傳	六八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七〇
王禹偁黃岡竹樓記	七二
范仲淹岳陽樓記	七五
岳飛五嶽祠盟記	七七
謝枋得却聘書	七九
宋祁撰賜皇弟允迪讓恩命不允批答	八〇
歐陽修撰賜富弼讓恩命不允批答	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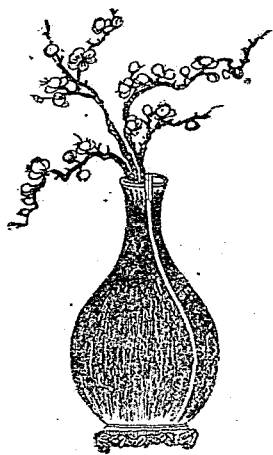
王安石手詔令視事謝表	八一
蘇軾到昌化軍謝表	八二
汪藻撰隆裕太后詔書	八三
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叙	八五
鄭樵通志六書序	八六
朱熹資治通鑑綱目序	九一
范仲淹金在鎔賦	九三
歐陽修秋聲賦	九四
蘇軾前赤壁賦	九五
金文	
趙秉文詠歸詞	九八
元好問送秦中諸人引	一〇〇

元文

姚燧送雷季正序	一〇二
虞集雲南志略序	一〇四
天寶宮聖旨碑文	一一〇
附啟：本冊付印時，編者因事未能一一覆校，訛誤較多。如「心經」下側注譯者職名，誤排於第二行，又八〇頁內題目「皇弟」誤爲「皇帝」，皆易生誤會。此外訛誤處尙屬不少，因易查出，故未刊校正表，希閱者注意改正。	



歷代文選 目次



歷代文選 唐宋金元文

滕王閣序 王勃

唐高祖子元嬰，為洪州刺史，封滕王。建此閣。咸亨八年，閻伯嶼為洪州都督，大宴於此。命增吳子章預搢序以誇客。因出紙筆，獨請客莫敢當。勃在席最少，受之不辭。閻公怒，遣使伺其文，輒報。至「落後與孤鶩齊飛」句，乃矍然曰：「天才也。」遂請成文。極歎而罷。●王勃，字子安，少自逸才。

高宗召為博士。因作闕辭檄文，高宗怒，謂有交情之漸，乃黜。後父嗣時為交趾令，勃往省，道經此地。九月九日會而作此。●勃事見唐書文藝傳。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樨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櫓櫓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盛饌。時維九月（月）日，序屬三秋。

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闔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舳舻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淇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眇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迴，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闕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懼。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

潔空懷報國之心，既稱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刳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愨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啓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韵俱成。

〔注〕●南昌，即今江西南昌縣。按廣輿記：「漢曰豫章，晉曰江州，隋唐曰洪州，南唐曰南昌。」洪都，南昌，原非南地，蓋南昌乃故都之名，而洪都則新立之府也。●「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南昌本斗星分野，翼軫二星，乃楚之分野，今南昌而曰翼軫者，以楚與南昌南北相望，借楚以形其遠耳。謂據洪都而上考天文，則與南七宿之翼星軫星遙相分界；下徵輿地，則見中五嶽之衡山廬山緊相接連也。●「襟三江而帶五湖。」三江者，荆江在荊州，潞江在蘇州，浙江在杭州。此據其上流，宛如衣之襟焉。五湖者，太湖在蘇州，鄱陽湖在饒州，青草湖在岳州，洞庭湖在鄂州，丹陽湖在潤州。此據其中，宛若帶之垂而相爲貫穿焉。●「控蠻荆而引甌越。」荆楚本南蠻之地，此則控扼之；閩越連東甌之境，此則接引之。謂其往來於此，道路所通也。●徐孺子，名稚，洪州之

高士豫章太守陳蕃字仲舉特設一榻待釋去則懸之。臺城上之樓臺。隍城下近河處。枕猶言壓也。夷謂正南荆楚之方夏謂東南揚州之地。賓謂他州之賓客。主謂本州之郡督。時宴於此閣者賓盡賢豪主稱俊傑。德業文章殆盡東南之美。言會多名流也。聚音啓。柴戟有衣之戟。都督之儀制也。字父名鈞。新任澧州牧道經於此。襜帷車馬之飾。蔽前曰襜。行人之儀制也。駐止也。董子目證之稱。勃時年二十九非以年幼爲童子也。儼望也。騶騶馬行不止也。阿音汗。大陵也。臨謂至其所得謂登其上也。滕土係高祖之子。故曰帝子。長洲指建閣之基。仙人亦指滕王。舊館指閣也。嶺山峯之小銳者。丹赤色無地。言皆水也。汀音丁。水際平地。巖音符。野鴨也。渚小洲也。噴音序。山在水中曰島嶼。拔開也。臨音樹。門也。闥音棟也。肝音吁。張目貌。颺音竹。遠視也。閭音廬。里閭也。音嚴。里中門也。揆地猶排列於地也。舸音艦。俱船也。鷺音初。即野鴨。又音木。彭蠡即鄱陽湖也。闕音毀。衡山之南有一峯曰回鴈。鴈不過此。洪廬即衛武公事。以嘉有德。陶淵明爲彭澤令。管置酒召客。時座中有美德而善飲者。故比擬之。華同花。臨川即江西撫州也。鄴水乃曹操與王之地。文人最多。陳思王詩有「朱華冒綠池」之句。王羲之爲臨川內史。寫此詩傳誦。時座中有奇文而善書者。故比擬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美也。賢主嘉賓。二難也。瞻音弟。下視也。眄音面。斜視也。廻遠。

也。吳會指江南也。帝閣君門也。「宣室」漢賈誼謫爲長沙王太傅，後文帝召見宣室。馮唐漢人白首爲郎。文帝登造郎署，與論將帥，拜爲車騎都尉。武帝時不能官矣。李廣漢武帝時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爲飛虎將軍，以數奇，不得封侯。屈賈誼，言絳灌短賈誼，謫爲長沙王太傅，非無文帝之明聖也。鮑梁鴻，言倭臣毀梁鴻，逐之于北海，豈無魏武帝之明時乎。扶搖風勢也。「東隅桑榆」漢馮異曰：「始雖垂翅迴溪，終能奮翼灑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孟嘗高潔，孟嘗字伯周，漢順帝時爲合浦太守，性行高潔。「阮籍猖狂」晉阮籍率意獨駕入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是猖狂也。「請纆」南越與漢和親，終軍年二十餘，自願受長纆，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投筆」漢班超嘗爲人書記，意不屑，投筆有封侯萬里之志。宗愨，晉人，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後至將軍。「謝家寶樹」謝玄爲叔父安所器重，玄曰：「譬如芝蘭玉樹，使其生于庭階耳。」孟氏芳鄰，孟母三遷，爲子擇鄰也。「鯉對」用伯魚學詩學禮事。「龍門」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楊意不逢」漢武帝讀司馬相如凌雲賦而善之，楊得意遂薦之于武帝。「鍾期既逝」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洋洋乎若江河。梓澤，石崇之金谷園也。

附詩

◎秦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聞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釋疾文序 盧照鄰

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官至新都尉。後得疾，手足攣廢。因居具茨山下，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自沉頽水。素工文章，與王勃、楊炯、駱賓王齊名，號為四傑。著有《盧昇之集》七卷。

◎余羸臥不起，行已十年。宛轉匡牀，婆娑小室。未攀假蹇柱，一臂連隨；不學邯鄲步，兩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每至冬謝春歸，暑闌秋至，雲變改色，煙郊變容。輒與出戶庭，悠然一望，覆燾雖廣，嗟不容乎此生。亭育雖繁，慮已絕乎斯代。賦命如此，幾何可憑。今為釋疾文三篇，以貽諸好事。蓋作易者，具有憂患乎；刪書者，具有禱違乎；國語之作，非瞽叟之事乎；騷文之興，非懷沙之痛乎。吾非斯人之徒歟。安可默而無述。

〔注〕●羸，瘦弱也。●「匡牀」，淮南子：「心有憂者，匡牀衽席，弗能安也。」匡，安也。●婆娑，安坐也。黃庭經：「

金鈴朱唇坐婆娑。未幾二句：偃蹇屈曲貌。劉安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又  
 「攀援桂枝兮聊淹留。」連蹇一臂連而不伸也。不學二句：莊子：「子獨不聞夫壽陵騖子之學行于邯鄲，  
 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按壽陵，燕邑邯鄲趙都，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匍匐  
 伏地行也。「咫尺山河」八寸曰咫。言雖咫尺之近，如隔山河也。「暑闌」闌，向盡也。「覆簾」中席  
 「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按體覆也。此似指天言。●享育，化育也。虛思道為隋檄文：「日月之所  
 照臨，俱荷亭育。」此似指君言。●釋疾文三篇，其目：(一)曰粵若。(二)曰悲夫。(三)曰命曰虛所自作也。●作易者二  
 句，易繫辭句。史記周本紀：「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刪書二句：書緯：「孔子求  
 書得三千二百四十篇，芟夷煩亂，斷自唐虞，為一百二十篇。」按栖遑，急遽也。論語：「丘何為是栖遑者？」  
 孟子：「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皇，通遑。●國語二句：漢書藝文志：「國語，左丘明著。」司馬遷報任少  
 卿書：「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吾非二句：斯人指上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也。言已豈非與彼同彘，鳥可獸  
 然而無著述耶？

●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歷代文選 唐文 釋疾文序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工文章。為初唐四傑之一。武后時為臨海丞。棄官去。徐敬業起兵討

武后，賓王為作檄文。武后讀之，瞿然曰：『幸而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去，不知所之。有

駱臨海集十卷。敬業，世勳之孫。

◎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鞶帶，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鷲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齏帝后，識夏庭之遽衰。

◎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

推心愛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冲而南斗平。暗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注〕第一段「下陳」後列也。唐書后本紀：「后年十四，太宗聞其有色，選爲才人。」「更衣入侍」更衣，如廁也。言以更衣之便，得入侍也。論衡：「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先帝之私」太宗崩，武氏及類御皆爲比丘尼。居感業寺。高宗幸寺，見而悅之，復召入宮。潛處，謂隱匿其會爲先帝才人迹也。嬖，春秋傳：「賤而得幸曰嬖。」「入門見嫉」唐書后妃傳：「武才人與皇后及蕭良娣爭寵，讓后與母挾媚道，盡上節信之，卽下詔廢皇后及蕭良娣皆爲庶人。」「蛾眉」詩衛風：「瞻彼蛾眉，按：登蛾觸鬚細而長，曲，故以

比美人之眉。狐媚，如狐之媚人也。昔書：「斯人孤兒，舜婦，狐媚以取天下。」蠶，雉羽也。雉之比美人之眉。交有時，守死而不犯，婦德所宜，故古者皇后之衣服，皆畫翟翟之形。案唐書：「永徽六年，高宗廢皇后王氏，立武氏爲皇后。」聚，聚也。鹿，鹿也。曲禮：「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鹿。」虺，虺也。虺，虺蛇也。全身灰色，有斑點，性最毒。蝮，蝮也。俗名四腳蛇。近狎邪僻，后信任李義府、許敬宗等。殺害忠良，指楮遂良、孫無忌等。殺姊屠兄，弑君媚母，后姊爲韓國夫人，兄惟良也。媚母無考。弑君亦甚之詞。神，神也。喻帝位也。君之愛子，光宅元年二月，廢中宗爲廬陵王，幽之於房州。賊之宗盟，謂諸代也。后垂簾，諸武並用事。第二段：「霍子孟，霍光字子孟，武帝察其忠厚，遣詔輔幼主，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朱虛侯，漢宗室劉章封朱虛侯，與周勃共滅諸呂。按：以武后喻呂雉，以諸武比諸呂也。燕啄皇孫，漢成帝后趙飛燕，於後宮有子者皆殺之。故有「燕啄皇孫」之語。龍馮常后，蘇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夏后之莛，二神龍止於庭，乃請其鬚，鬚之槩，夏亡，此器莫敢發。周厲王發而觀之，發流於庭，化爲玄黿，後宮童妾遭之而孕，無夫生子，是爲褒姒。第三段：「冢子，嫡長子也。宋微子之與悲，微子，殷宗室。殷亡，過故隄而悲，作麥秀歌。周封微子之後於宋，故云宋微子。哀君

山之流涕。袁安字君山。一字邵公。和帝時。竇太后臨朝。竇憲竇崇等各以外戚專威權。安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嗷嗷流涕。妖孽。猶言災害也。中庸。『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百越。古者江浙閩粵之地。爲越族所居。謂之百越。三河。漢書高祖本紀。『收三河之士。』顏師古注。『河南。河東。河內也。』案河東。爲今山西河東道等地。河內。爲今河南河北道。河南。爲今開封河洛道北境。玉軸句。言車之多也。紅粟。粟積久則色紅。史記。『太倉之粟。至紅腐不可食。』班聲。車聲也。後漢書五行志。『車班班入河間。』以下四句。均言軍容之盛。第四段。『家傳漢爵。』指異姓功臣之裔。地叶周親。指唐之宗室。願命。天子之遺詔。書有願命篇。一坏。漢書張釋之傳。『愚民取陛下長陵一坏土。』坏。謂手掬之。六尺之孤。指中宗。論語。『可以託六尺之孤。』送往事居。往。指高宗。居。指廬陵。大君之命。指高宗。同指山河。漢書。『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後至。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誅之。

### ●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李華字遐叔。唐趙州贊皇人。中進士宏辭科。累官員外郎。文辭辭麗。時謂不及蕭穎士。而華自疑

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確。已成偽為。故書與穎士讀之。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有文集十卷。

浩浩乎！平沙無垠，夙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震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此。』

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大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膺勳誰訴。秦漢而遠，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濶而莫為。

嗚呼！噫嘻！吾想天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鬢。鷺鳥休巢，征馬踟躕。緡續無溫。

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漸降將軍覆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

◎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雲霧日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瘠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遂獵狄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徧野功不補患

◎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思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惛惛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

○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注〕第一段「浩浩」廣大貌。○「浪音銀崖際也。」○「音迴遠也。」○「縈帶」縈繞如帶也。○「糾紛」雜亂也。○「豔深慘色。」○「隱無光也。」○「霜晨」終日之間皆如霜落早景也。○「銜疾走貌。」○「亭長」十里一亭。亭長者一亭之長率也。長上聲。第二段「齊」周武王封太公於齊。在今山東青繚濟南安樂等處。戰國時其臣田氏篡國爲七雄之一。○「魏」戰國時晉大夫魏斯與韓趙共分晉地。有今河南北部山西西南部之地。○「徭戍」守邊之役也。○「荆」周成王封熊繹於楚。春秋戰國時奄有今兩湖兩江浙江及河南南部秦莊王諱楚。故避之曰荆也。或曰荆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之曰荆。○「韓」戰國時晉大夫韓氏與趙魏分晉。今河南中部及山西澤路之地。○「暴音僕露也。」○「膺」音悅。愆意不泄也。○「耗數」詩大雅「耗數下土」數音妒。敗也。○「期門」射士也。或曰軍衛之門。○「組練」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易於疏虞。敵兵常伏而伺其便也。○「練」組甲被練。練袍。見左傳襄三年「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注。○「縈」縈繞如帶也。○「糾紛」寒氣之嚴也。○「鷺鳥二句」休莫休於莫中不出。踟躕行不進貌。言皆畏寒也。○「縈帶也。」○「縈帶也。」

「輜重」載衣物之車。輜音淄。第五段「礫小石也」。『浙浙』風聲也。『沈沈』昏暗貌。『霧霧』  
 音寬陰慘貌。第六段「收謂李牧也。趙之良將。邊士日得賞賜。皆願一戰。單于率衆入寇。以計破之。十餘歲。  
 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戰國時晉鄆趙韓魏三家分晉自立。趙有今直隸南部。山西北部之地。『林  
 胡』匈奴別種。『匈奴』爲夏后氏之遠裔。盛時北取丁零豎昆等國。併有今俄羅斯錫伯利部地。『蒲音  
 鋪病也』。『獵狃二句』。獵狃音險尹。北狄也。太原地名。在今山西陽曲縣。詩小雅『薄伐獵狃。至於大原』。  
 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朔方』在今甘肅境。詩小雅『天子命我。城彼朔方』。『還音旋』。詩小雅『薄  
 言還歸』。『飲至』。歸而飲於廟也。樂音洛。『稔稔』幽深和敬之貌。『棊棊』威儀閑習之貌。『  
 長城』秦始皇所築。後世號爲萬里長城。爲世界著名之鉅工。『朱殷』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煙。  
 今人謂赤黑爲殷色。見左傳成二年「左輪朱殷」注。『陰山』東西千餘里。至孝武世始得之。邊境少安。  
 按陰山在今內蒙古境。患叶胡關切音還。第七段「蒼蒼句」蒼蒼天也。蒸衆也。言天生衆民。母音  
 某。婦音阜。悃悃愛也。涯音宜。『凶年』老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第八段「夷四句」左  
 傳昭二十三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德及遠也。守去聲。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陸贄

陸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鴻詞授鄆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遷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聲援遠近徵發書詔一日

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歎不能有所助云

○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賦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吳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譴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尙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寔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

○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節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埋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癢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尙有所虞！

○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敎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舉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順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祖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注〕●假王者四謂朱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陵稱趙王，李納稱齊王也。●僭帝者二謂朱泚據長安稱秦帝，李希烈據襄城稱楚帝也。●桑野桑林之野也。桑林地名。

●大唐中興頌元結

元結字次山，河南人。後魏之裔。舉天寶進士。肅宗召見，上時議三篇，上悅之。後歸樊，上著書自娛，始號猶子。繼稱浪士。又曰漫郎。既客樊，上更曰謫叟。晚拜道州刺史。免徭役，收流亡，進授容管經畧使。身臨燈臺，綏定諸州。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享年五十。著有次山集十二卷。編有廬中集一卷。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

◎天。崩。崩。崩。驚。曉。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歎。地。闢。天。開。蠲。除。祲。災。瑞。慶。大。來。

◎兇。徒。逆。僭。瀟。灑。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溢。法。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活。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鏤。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注〕。一。天。寶。唐。玄。宗。年。號。一。洛。陽。今。河。南。洛。陽。縣。一。長。安。今。陝。西。長。安。縣。一。蜀。今。四。川。一。太子。肅。宗。也。一。靈。武。有。四。此。為。唐。縣。名。其。故。城。在。今。甘。肅。省。靈。武。縣。西。北。一。皇。帝。亦。肅。宗。也。一。鳳。翔。今。陝。西。鳳。翔。縣。屬。關。中。道。唐。為。西。京。鳳。翔。府。一。上。皇。玄。宗。也。一。復。服。指。期。言。恢。復。疆。土。指。日。可。待。也。一。不。在。斯。文。言。豈。不。在。乎。斯。文。也。一。膺。受。也。

### 平淮西碑（并序）韓愈

韓愈，唐鄆州南陽人，字退之，性明銳，操行堅正，由進士，歷官吏部侍郎，在朝鑿直無所忌，德宗時

上疏極論宮市。憲宗時鍊迎佛骨，皆坐貶。在外有惡政，為潮州刺史，民尤德之。卒，諡曰文。其先世居昌黎，宋元和中，因追封昌黎伯，故世稱韓昌黎。其文為唐宋以後所宗，故評註之者甚夥。如韓文五百家註及韓文故兩書，其尤著者也。按舊唐書韓愈傳及新唐書吳元濟傳所載，是時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等使，愈為行軍司馬。蔡平隨度還朝，詔撰平淮西碑，愈以吳元濟之平，由度能回天子意，得不赦，卒擒之，多歸度功，而李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碑不實，帝詔斲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為之。云。又按夷堅志云：「政和中，陳瓘守蔡州，始視事，謁裴晉公廟，讀平淮西碑，乃文昌所作者，忿然不平，即日磨去，別委能書者寫韓文刻之。」此文係依五百家注釋本寫。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出。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已薶，粗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

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特次在予，予不能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具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宥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等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固不爲無助。

◎曰光：汝爲陳許，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集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宦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其往視師。曰度：惟汝與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

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討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處惟其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闕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

○顏允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入戰降卒萬三千再入中破其外城。文道管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帥都統弘貞戰益急。顏允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洎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資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於京師。

○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臺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

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管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其副認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獻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世與神。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敷顏胤。愬武古通。威統於弘。各奏爾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翦凌雲。蔡卒大窘。翦之邵陵。圍城衆降。自夏及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天命。相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



以防我西師躍入，追無留者。領領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亂，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綉布。始時蔡人，蔡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一盱而起。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羞，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顧族誅，願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亂，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注〕。第一段「肖」似也。言唐之子孫，其德相似也。「悉主悉臣」謂悉以為主而臣之也。「除」謂除隋之亂也。「孽」萌也。「大惡」謂安祿山史思明之屬。「穰」草也。「薶」去草也。「穠秀已薶」韓文做作「穠秀不薶」謂指河北淮西也。「堯聖文武皇帝」元和三年五月所上尊號。

「受鞏臣朝」永貞元年八月即位也。○「考圖數貢」謂考與地之虛狹計貢賦之至與不至也。○「次」位次也。○「平夏」永貞元年八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李惠琳叛。一原姓楊。元和元年三月兵馬使承琳討斬之。○「平蜀」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節度使韋皋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九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闢以獻。○「平江東」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大將張子良執錡以獻。○「平澤潞」元和五年四月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定易定」元和五年十月義成節度使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于有司。○「魏博兵馬使田興以六州歸朝廷」○「究武」一本作「窮武」。○「元濟」元和九年九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以治蔡州故曰蔡將）子元濟擅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上不許。○「燒舞陽……」元濟不待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及葉掠襄城時許汝居人皆竄伏榛莽間剽掠千餘里關東大恐。○「歷問」循問也。○「二臣」謂武元衡裴度也。時宰相李百甫亦主計者以是年十月卒故不及。○「三姓四將」寶應元年以李忠臣為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原姓名重泰平盧降將）尙由廷授自是歷李希烈陳仙奇吳少誠為二姓（希烈為忠臣將遂忠臣前自立）傅少陽為四將皆先據而後授由寶應數至是歲為五十三年。○「臆決」謂以己意決之。○「光顏」元和

九年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忠武管陳許二州）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元濟。以光顏等分掌行營。河東，時王鐸遣河東道軍會高。魏博，田宏正遣子布以兵三千至。郟陽，郟陽鎮以涇原軍六百至。重允，元和九年閏八月，以河陽節度使高重允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隸汝州。勦方……時王儼鎮勦方，薛平鎮義成，（管鄭滑二州）竇襄直觀察陝虢，李夷簡鎮西川，（治益州）李淮簡鎮鳳翔，皆遣軍會討。王義方鎮臨坊丹延，遣將以延州軍至。郭勗，郭勗遣將以慶州軍至。宏，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宏爲淮南諸軍都統，宏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二千會蔡下，歸粟與財以濟軍。馬集，他本無「集」字。文通，元和十年二月，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爲壽州團練使，扼固始之險。宣武，宣武帥即宏遣軍屯壽，在未授都統前。淮南，時李勣鎮淮南，遣軍屯壽。宣武，時王遂觀察宣武，亦遣軍屯壽。浙西，時薛平觀察浙西，亦遣軍屯壽。道古，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察使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愬，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鄆節度使。長御史，度爲御史中丞，故云長。往視師，元和十年五月，上遣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與予同，他本無「與」字。相予，元和十年六月，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都統討軍」他本「討」作「統」。洪興祖曰：「按韓宏爲淮南諸軍行營都統，故或者謂討當作諸，然謂討元濟之軍，亦何不可？若作「諸軍」，則語凡矣。」  
 「近臣」梁守謙爲內常侍也。「往撫師」諸軍討淮西者近九萬人，久而無功。元和十一年十一月，上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一衣食予士」他本作「衣服飲食予士」。「通天御帶」犀帶也。一名通犀帶。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人衛從，賜以犀帶。「臨門送汝」上初通化門送之也。唐京城九門，東面三門，其北曰通化。第三段。「降人卒」他本無「人」字。「降卒萬三千」他本無「卒」字。「申」申州也。破申州，在元和十二年。「十餘」在十年十一年之間。「得賊船」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騎將李勣卒，士卒劉麥於棗柴村。李愬令史用誠生擒以歸，待以客禮。「丞相度至」度赴淮。十七日至鄆城。他本作「至師」。「益用命」度至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度至行營，並奏去之，以是出戰皆捷。「泗曲」以水形得名。在上蔡縣。由鄆城入蔡要衝也。四月，蔡人董昌齡以鄆城降，李光顏引兵入據之。元濟甚懼，時董重質將騎軍守泗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十月壬申」新舊史並作己卯。己卯爲二十三日，壬申則十六日，據下辛巳，度至蔡，距壬申十日不合。鄆城至蔡僅百餘里，疑碑刻

誤。○「所得賊將」謂李祐也。○「夜半到蔡」十月，黽命隋州刺史晏等留鎮文城，自領李祐等諸軍行六十里，夜至張家，留數百人斷河曲救兵之路，復引兵出門，時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望，夜半雪愈甚，四鼓至蔡州城，旁皆鵝鴨池，忽令擊之以亂軍聲，祐等下坎登城，擒元濟以獻。○「斬元濟於京師」他本無「於」字。元濟時年二十五，妻沒入掖庭，流其二弟三男於江陵，皆殺之。○第四段「侍中」正二品。○「左僕射」從二品。○「司空」正一品。○「散騎常侍」正三品。○「大夫」正二品。○道古以御史中丞授大夫職，同爲御史臺官，故曰進。○「舊官」度舊爲門下侍郎也。○「以其副摠……」以蔡州留後馬摠檢校工部尚書爲蔡州刺史，彰義節度使也。

以上序文，以下碑文。

○崇極而圮，盛極而衰之意。圮，毀也。○「河北悍驕」謂安史既平，燕趙魏三鎮相繼而起也。○「河南附起」謂汴蔡之屬居河南者。○「四聖」肅代順德四宗也。○「屢興師征」謂討田悅，王武俊，李納，李希烈，吳少誠等也。○「夫耕不食……」言民所得衣食皆以充軍餉也。○「失朝」不入朝也。○「吳」卽江東。○「山東」華山以東也。卽指澤潞。○「叫譟」驚呼貌。○「欲事故常」求幾位如河北故事也。○「姦

鄰，謂昭之李師道也。○「賊相」，元和十年六月，李師道遣刺客殺武元衡也。○「羣公」，指宰相李逢吉、韋貫之、翰林錢徽、知制誥蕭俛等。○「不聞」，不聽其言也。○「三方」，卽上所云顏允武攻其北，追古攻其東，文通戰其東也。○「大軍北乘」，指顏允武之兵也。○「常兵時曲」，元和十年五月，光顏大破賊黨於時曲。○「旣翦凌雲」，元和十一年九月，光顏奏拔凌雲。○「翦之邵陵」，「翦」一作「勝」，一作「遂」。○「及秋」，一作「入秋」。○「復屯」，一作「復屯」。○「命相往盤」，相謂裴度，盤，埋也。○「新城」，指蘇連城。○「盡抽其有……」，指河曲之備也。○「西師」，指李愬之師也。○「領領」，大貌。○「恩言」，謂詔命也。○「來宣」，來蔡宣，達，壬命也。○「禁不往來」，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途，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旣視事，除其禁。○「盱」，日晚也。○「吭」，喉也。○「凡叛有數」，謂敏者數鎮，如王承宗之類也。○「四年」，自九年至十二年也。

◎平淮西碑 段文昌

段文昌，字墨卿，唐齊州臨淄人，官至御史大夫，徙帥荆南，畏威服教，民頗便之。

◎夫五兵之設，本以助文德，而成教化，故聖人不專任之。其有桀、鬻、暴、邪，干紀作

孽道德不服，則兵以威之，文告不諭，則兵以靜之。在禁暴除害而已。自黃帝堯舜，不能無誅。至湯武受命，武功寔盛，其本之以仁義，行之以弔伐，惟帝與王，率由茲道。於戲！創業之君，勞而後定；守文之主，安而忘戰。故三代之衰，功在五伯；未有中葉之後，再安生靈，前古所無，歸于聖代。

◎我唐運之興也，高祖太宗，以仁義之兵，除暴隋之亂，武功祖武，百代丕承。玄宗嘗亦內翦姦邪，外清夷狄，所以繼文之代，協帝之明。旣而禍起於微，亂生於理，由是麗鞮之衆，結固於兩河，斤斧不用，懸歷于五紀。肅宗代宗，親翦大憝，且務生育。德宗順宗，觀于大象，察于人事，以理運未至，疹氣猶凝，運啟昇平，以俟後聖。惟我后握樞出震，端扆向明，考上玄之心，思祖宗之意，掃滌區宇，光啟帝圖，不以萬乘爲尊，四海爲富，尊大禹禎風之志，有光武乙夜之勤，以爲發擒七國而漢氏安，成翦三監而周化洽，焉有患難未去，而德教可興？日者，惠琳恃近狹之固，劉闢憑坤維之險，李錡保長江之衝，從史賁太行之阻，四兇相扇，繼爲亂常，三數年間，盡膏鈇鑕。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

來朝；司空弘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闕，義風所激，莫不歸心。况彭城從折簡之召，橫海展執珪之覲，向談虞虢之存亡，議輔車之形勢，莫不剝心斷臂，繼踵爲忠。旣而麟兒於巴賈之間，河清於闕衛之際，固回木之既，昭聖祚之符，廓清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控扼吳楚，密邇轅轅，有上帝濯龍之池，同冀方多馬之國，戈鋌雲照，駃雲屯，二姓三兇，憑阻作孽。歲在甲午，吳少誠積禍而斃，餘殃聚於逆嗣，氛祲淮濱，戎后方弔人省，災除穢，命使者持節，往中寵賻，以柔服之義，示含弘之仁。元濟劫衆拒境，滔天肆逆，剽葉縣，燒舞陽，侵雲城，洛之間，駭然震怒，乃詢廷議，咸願假以罪，經授以兵符，天子潛默以思，遷馳以斷，獨發宸慮，不詢衆謀。漢宣從屯田之議，管武決平吳之計，至聖不惑，羣疑自消。

◎於是會虜藻之師，得鷹揚之帥，以中軍帥李光顏，往者平朔，還靜唐，蜀雙矛電激，孤劍懸，亦由馮異之總軍鋒，子顏之將突騎，才氣雄武，可掃樓，總魏博，河陽，鄴陽，凡三軍，自臨穎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膺，當從史，內誑邪謀，外阻兵勢，精誠實，



獨應王師，故得虜魏豹於軍中，縛呂布於麾下，識慮中正，可革臯音，益以汝海之地，總朔方義成，陝虢，劍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宣武帥韓弘，請以子公武領精卒一萬三千，時集洹曲，鑿舊作開鐵爲戎右，充國討虜，印統支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李文通，夙精戎韜，累習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總宣武，淮南，宣歙，浙西，滌泗，凡五軍，扼固始之險，以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以先曹王皋有任城之武，昔征兗渠，嘗取安陸，授以戎柄，嗣其家聲，聚五關之隘，以唐鄧隨帥李愬，溫敏能斷，靜深有謀，昔趙孟嘉，成季之勳，復能霸晉，亞夫紹絳侯之武，亦克擒吳，想其英徽，必有以嗣，山南東道，荆南，凡兩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布挾纊之恩，奉如絲之命，以諭羣帥，以撫輿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令歸於一，勢不欲分，命宣武軍帥韓弘，爲諸道行營都統，假陸遜之鉞，拜韓信之壇，指蹤畫奇正之機，發號中帶疑之令，然後有司馬之法，節制之師，而寒暑再罹，賊巢未下，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守謙，肅天威，盡護諸將，懸白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是甘寧奮升城之

勇君文勵擊擄之志，焚上蔡以翦其翼，拔鄴城以扼其吭。以軒后致蚩尤之亂，殷宗伐鬼方之罪，周公誅淮夷之叛，雖以聖討逆，皆三年後定，百辟之議，曰：謂久勞將決其機，以安海內。復命丞相斐度持淮蔡之節，撫將帥之臣，分鄧禹之屬，旆盛寶憲之幕府，四什業業于藩干宣。先是光顏重胤公武戎旅同心，壘垣齊列，長蛇之勢，首尾相從，發胡騎之雄，紛紜繼擊，逐餘孽如鳥雀，獵殘寇似狐狸，干矛杖行，次于洄曲。丞相之來也，羣帥之志氣逾厲，統制之號命益明，勢如雷霆，功在剡刻，賊乃悉其精騎，以備洄曲之師。唐隋帥李愬，新總傷痍之軍，稍厲奔北之氣，城孤援絕，地逼勢危，而能養貔虎之威，未嘗嬰視，屈鷲鳥之勢，不使露形。是以收文成柵而降吳秀琳，下輿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略，衆以留之，或謂蓄患不利吾軍，愬誠明在躬，秉信不撓，爰命釋縛，授之親兵，祐感槩之心，出於萬死，縱橫之計，果效六奇。粵十月既望，陰凝雪飛，天地盡閉，愬乃遣其將史旻仇良輔留鎮文成，備其侵軼，命李祐領突騎三千，以爲鄉導，自領中軍三千，與監軍使李誠嚴繼進，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步三千，以殿其後，郊雲晦，冥寒可

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鋪敘淮濱，仍執醜虜。雖魏軍得田疇爲導，潛出盧龍；鄧艾得田章先登，長輿縣竹。用制奇勝，與古爲儔。四紀逋誅，一朝蕩定。據宗廟之宿憤，攻黎庶之文安。周漢以還，莫斯爲盛。

◎帝命策勳進弘爲侍中，光顯重膺，並爲司空，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公武加散騎常侍，節制關坊，計建道，進御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王師獲金爵之賞，環境蒙優復之恩。帝體堯舜，除瑕者罪，躋羣生於壽域，還比戶於可封。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丞相旋請來朝，後加金紫光祿大夫，封普國公。乃眷深瀆，蒸人生殖，俾擇循吏，撫其疾傷，以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總領淮蔡之任。天子議功雲臺，追美將帥，俾刻金石，以揚休勳。而百辟僉謀，羣帥克讓，推義士之志，敢貪大功，徵賢臣之言，實在君德。

◎於是搢紳之士，暨俟服之臣，上獻鴻名，式昭徽策。然後光輝千古，聲明百蠻。詔命掌文之臣，文昌勅銘，淮浦庶乎闕周雅者，美宣王之中興，亂劒銘者，戒蜀川之恃險。銘曰：

天有肅殺，萬物以成。雷風爲令，霜霰爲刑。君有武節，四海以寧。陳之原野，阻以甲兵。在昔聖王，格審邦國。武以禁暴，刑以助德。牧除害馬，農去蠹鬻。苟非戎功，孰靜羣慝。明明我后，神筭精微。九重獨運，千里不違。宵衣旰食，再安中寓。始翦朔漠，旋梟蜀虜。丹徒縱瀾，白門縛布。服茲四罪，豈勞一旅。滯夷怙亂，四十餘年。長蛇未翦，寰宇騷然。逮于孽童，逆志滔天。懷柔匪及，告諭罔悛。帝念生人，乃申薄伐。飛將鷹揚，前鋒電發。齋壇命信，靈旗指越。我武惟揚，妖氣未滅。集中桓桓，瓊帥應變無窮。浮嬰暗渡，東馬潛攻。帝以長策，絕其飛走。布德滅妖，升城獲醜。商不改肆，屢安其敵。洎曲殘兵，投戈束手。帝嘉率帥，賞不踰時。畫社啓封，珪組陸離。泊于蠻貊，服我英威。刻之金石，作戒淮夷。

此文以與韓文相較，殊委靡無生氣，僅供參証，初庸詎識，故不復爲之注。其文中事實，參看前篇可也。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唐河東人。韓愈云：「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年少，已自成，人能取進。」

士策巖然見頭角。又云：一貶永州司馬居間，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浮著，爲深博無涯。疾而自肆於山水間。此文即其貶永州時作也。貶永州以爲王叔文故。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不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筏，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

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注〕：「優，音六。辱也。」「慙，深。」「憂，懼貌。」「隨，音綸。開也。」「施，施。」「難進之意。」「漫，漫。」「無檢制也。」  
西山，零陵城西二里。瀟江詩有西山。「湘江」在零陵縣北十里。「燕溪」即愚溪。一名冉溪。源出零陵縣之鴉山北。東流入瀟水。「呀然」呀，虛加切。谷中大空貌。「泫然」泫，音娃。深也。曲也。「蹙，音蹙。迫也。」「絜，絜也。」「綠，綠也。」「培，土墩也。」「境，音窰。小阜也。」「灑，音皓。夷曠也。」「涯，崖際也。」「凝，定也。」「嚴，肅貌。」「冥，暗也。」

### ●復性書李翱

李翱，字習之。唐時人。曾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新唐書本傳：「翱始從昌黎韓愈為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證曰文。」此書分上中下三篇，今錄其下篇。

○畫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

◎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大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一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

◎吾之生二十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前視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比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霆之驚，祖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加耳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者哉！吾之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注〕●「作乎作者」猶言作於作之時也。下句義同。

◎送簡師序 皇甫湜

皇甫湜，字持正，唐新安人。元和中第進士，官至工部郎中。韓愈愛其才，厚禮之。與李翱、張籍、行名。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麟鳳類矣，不猶愈於冠朝冠服朝服，惑溺於淫怪之說，以敦夔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於潮，淫屠之徒，懼快以扑，師獨憤起訪予，求敘行以資適潮，不顧虵山鱷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嗚呼！悲夫！吾絆不得侶，師以馳。

【注】●「敦夔倫」書洪範：「舜倫攸敷」敦，境也，尋常也。●潮州名，屬嶺南道，治今廣東潮安縣。●「虵山」嶺南多蛇，故云。●扑，兩手相擊也。●「吾絆」言吾因事羈絆也。●侶，伴也。

◎寓居對

孫樵

孫樵，字可之，韓愈門人，其文刻意求奇，不及愈之自然。高古著有孫可之集十卷。

◎長安寓居闔戶，諷書，悴如凍灰，癯如槁柴，志枯氣索，怛怛不樂。一旦有曾識面者，排戶入室，咤駭唧唧，且曰：「憊耶！餓耶！何自殘耶？」則對曰：「樵天付窮骨，宜安守拙，無何



提筆入貢士列。抉文倒腕。讀書爛舌。十試澤宮。十黜有司。知己日懈。朋徒分離。矧遠來關東。囊裝銷空。一入長安。十年展窮。長日猛赤。餓腸火迫。滿眼花黑。曠西方食。暮雪嚴冽。入夜斷骨。穴衾敗褐。到曉方活。古人取文。其責蓋輕。一篇跳出。至死馳名。令人取文章。貴奇一句。展意全卷。鮮知言念。每歲徂春。背暑洗剔。精魂澄拓。襟慮曉窗。夜燭上下。雕斲。撫言必高。儲思必深。字字磨以牢。知音况榮。辱撓其外。得失戕其內。機筭在乎足。鋒刃在乎背。吾非樸豕。徒維其能。窮而反腴乎。客退。遂書几作歌曰。肥於貌。孰與肥其道。求於人。孰與求其身。處乎出。孰為得而孰為失乎。

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李白

李白字太白。生於蜀昌明之西。遷鄉。號青蓮居士。天才英特。貧知章見其文。歎為謫仙。言於玄宗。供奉翰林。甚見愛重。後坐事長流夜郎。遇赦得還。所為詩。高妙清逸。與杜甫並稱。詩宗。著有詩文。

集三十卷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懷幾何。古人秉燭。

夜遊良有以也。况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注〕●「逆旅」客舍也。●「乘樹夜遊」古詩云：「晝短苦夜長，何不乘樹遊。」魏文帝與吳質書：「古人思乘樹夜遊，良有以也。」●「大塊」猶大地也。出莊子。●「惠連」宋書：「謝惠連幼而聰明，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相知愛。」靈運封康樂侯。此以惠連比從弟，而自慚康樂也。●「開瓊筵」盛宴也。謝朓詩：「瓊筵妙無絕，桂席翻觴陳。」●「飛羽觴」左思吳都賦：「飛觴舉白。」劉良註：「飛觴，行觴疾如飛。」班倅仔賦：「酌羽觴以銷憂。」漢書註：「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金谷酒數」晉石崇宴客於金谷園，賦詩不成者罰三觴。

###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王維

裴迪，關中人，初與維及崔興宗俱居終南，後爲蜀州刺史。王維，字摩詰，太原人，開元間擢進士第一。官尚書右丞。工詩，善畫。時謂爲「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有別墅在剡川，孤居二十年卒。

歷代文選 唐文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後代宗求其樂章，弟紹集數十百篇上之。

◎近臘月下，景氣利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元灊，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澗，與月上。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淫青臯，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有深趣矣。無忽！因馱黃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維白。

〔注〕●猥，語助辭，如乃字類。字之類。●「元灊」，灊水出陝西藍田縣之藍田谷，亦曰藍田谷水。經藍關，歷白

鹿原東下，流入涇。漢建昭四年，藍田山崩，壅灊水，即此。●「華子岡」，為灊川二十景之一。●「輞水」，在陝

西藍田縣南八里，乃驪山藍田山相接處。山峽險隘，盤石為塗，商嶺水自藍橋伏流至此，諸水來會，如車輞環

繞，自南而北，圍轉二十里，西北注於灊水。過此則豁然開朗，四顧山嶺掩映，王維別業在焉。●「淪澗」，小波

曰淪。風行水上，成文曰澗。●春，持棗也。●僮，小魚也。●皁，岸也。●雊，雄雉鳴也。按：自輕僮句至此，皆狀春日景

●因缺句，即負禮也。黃蘗，藥名，俗稱黃柏。眞藥人，猶言采藥人。

### ●阿房宮賦杜牧

阿房宮在陝西長安縣西北。秦惠文王築而未成，始皇處其宮，規恢三百餘里，閣道通驪山。●杜牧字牧之，杜佑之孫。唐時萬年縣人，官至中書舍人。其詩風骨遒上，文尤縱橫與衍，多切經世之務。著有樊川集二十二卷。時人以別於杜甫，亦稱小杜。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盪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出，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燦燦，開粧鏡也。綠衣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輓轡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綵立遠視。

歷代文選 唐文 阿房宮賦

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

○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鑄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逶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鑄，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雨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瑤瑤，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嘖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成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注〕●第一段「六王畢，燕趙韓魏齊楚六國皆亡於秦。」蜀山兀，兀高而土平也。蜀山產材木，今

已斬伐殆盡，故山亦覺其平也。○「隔離天日」此極言宮殿之深遠，不見天日也。○「鹽山」在陝西臨潼縣東南，山驪山北麓，建築伊始，曲折而西，直至咸陽爲止。○「二川溶溶」二川，渭川、樊川也。溶溶，安流貌。○「廊腰綬迴」二句，此言廊之曲折，簷之尖聳也。綬，有綬義，喻鳥食狀。○「盤盤囷囷」如盛物之盛，置米之囷，盤不一盤，囷不一囷，呼起下二句。○「蜂房水渦」渦，旋流也。蜂房，承囷囷句。水渦，承盤盤句。○「蠶高簞也」落簞，滴也。○「複道」宮中架木爲複道而朱碧之，其象若虹也。○「歌臺駿轡」二句，指宮妃之寵幸者言。○「舞殿冷袖」二句，指累幸不得者言。○「妃嬪嬾嬌」六國宮妃也。○「王子皇孫」六國宮族也。○「樓殿」指六國言。○「煢煢」光也。○「鞦韆」車聲。○「綬立」耐守之意。○「遠視」望之久也。○幸天子所至處爲幸。○「三十六年」始，皇在位三十六年，彼望幸者固終身不得見也。○第二段「取掠其人」言國之珍寶亦自剽掠來也。○「鼎鑄玉石」二句，鑄釜屬，謂視鼎如鑄，玉如石，金如土塊，珠如瓦礫也。○「小也」○「遲遲」旁行遲延貌，此言棄擲之遲延也。○第三段「鑄錢」八兩爲鑄，十黍爲粟，十粟爲錢。○「磷磷」如石之森立也。○「庚倉也」○「九土」九州也。○「嘔嘔」歌聲。○「獨夫」指始皇。○「成卒叫」陳勝吳廣二世時造戍漁陽，因失期，遂反，諸郡縣苦秦暴虐，皆殺其長吏應之。○「函谷舉」漢高

祖破函谷關，秦王子嬰降。●「楚人一炬，項羽入咸陽，收其珍寶婦女，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第四段一經戒也。

### ③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通「經」「律」「論」三種之學，謂之三藏。精通佛法者，謂之法師。

（玄奘傳附注後，請詳注中。）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

苦眞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婆羅揭諦。婆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注〕。「觀自在菩薩」又譯爲「觀音菩薩」。於事理無礙之境。觀達自在。故立此名。「行」謂依佛法而行也。「深」深妙也。「般若」智慧也。「波羅蜜多」到彼岸也。「蘊」積集之義。「五蘊」者一曰「色蘊」。二曰「受蘊」。三曰「想蘊」。四曰「行蘊」。五曰「識蘊」。其義詳後。「空」者湛然清靜。靡爾虛明。無生亦無滅也。大乘義章曰：「空者。理之別。絕衆相。故名爲空。」。「苦厄」者苦患災厄也。「度」即脫離之義。五蘊是苦厄之幻因。苦厄是五蘊之妄果。幻因既空。妄果自謝。如脫如離也。「舍利子」一作「舍利弗」。舍利子之子也。舍利子名。譯爲鶖鷲。鷓鴣。鶖。百舌鳥等。或言其母之眼似此等鳥。或言其母之才辯如鶖鷲。故譯爲鳥名。此處佛呼「舍利子」之名而告之也。「色」「受」「想」「行」「識」。今義「物態」也。「感覺」也。「記憶」也。「意志」也。「認識」也。詳梁啓超翻譯事業之研究一文。內色蘊者五根五境也。五根者：(1)眼根。(2)耳根。(3)鼻根。(4)舌根。(5)身根。此五法能發識取境。故名爲根。五境者：(1)色境。(2)聲境。(3)香境。(4)味境。(5)觸境。此五法能成五根所對之境。故名爲五境。「是諸法空相」猶云「我



前所說諸法皆空之相狀也。○「無色無受想行識」離五蘊也。○「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清淨也。○「無色聲香味觸法」六塵清淨也。○「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離十八界也。○「乃至」者包括十八界而言。十八界者眼界耳界鼻界舌界身界意界色界聲界香味界觸界法界眼識界耳識界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也。此合六根六塵六識而成。○自「無明」乃至「老死」爲十二因緣。十二因緣者：(1)無明(2)行(3)識(4)名色(5)六入(6)觸(7)受(8)愛(9)取(10)有(11)生(12)老死也。○「無無明乃至無老死」者以其性空故也。○「亦無無明盡乃至亦無老死盡」者以其真空故無可盡也。盡即滅也。○「苦集滅道」謂之四諦。苦諦者輪迴於三界六趣之苦報是迷之果也。集諦者貪瞋等之煩惱及善惡之諸業也。因其能集起三界六趣之苦報故名曰集諦。滅諦者涅槃也。涅槃滅盡業離生死之苦爲真空寂滅故名曰滅。是悟之果也。道諦者八正道也是能通涅槃故名曰道。是悟之因也。○「智」即般若。○「得」即所得之佛果。○「無所得」者體無相之真理。心中無執着之所無分別之所也。即空慧也。○「以無所得故」此句爲承上起後之文。○「菩提薩埵」省文作「菩薩」。菩提覺也。亦勇猛之義。薩埵有情也。以精進勇猛求大菩提故名菩薩。淨名疏曰：「菩提名佛道。薩埵名成衆生。用諸佛道成就衆生故名菩提薩埵。」○「星」者四面之障礙也。○「無星礙」者進

退於前後左右上下而無障礙也。●「遠離」者，諸障本從罣礙而生，罣礙無，諸障自遠離也。迷真曰「顛」，逐妄曰「倒」。「夢」者，神游妄境，夙習未忘也。「想」者，攀緣亂想，識性妄行也。「究竟」者，事理之至極也。「究竟涅槃」即「大般涅槃」也。梵語作「摩訶般涅槃那」。摩訶，大也。般，入也。涅槃，滅也。那，息也。合言之，即大入於滅息之境，澈底解脫，永息一切煩惱生死及諸行事也。●「三世」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也。「諸佛」一切佛也。●「阿耨多羅」此言「無上」。「三藐三菩提」此言「正徧知」。道莫之大，無上也。其道真正，無法不知，正徧知也。再析言之，則「阿」爲無，「耨多羅」爲上，「三藐」爲正，「三」爲徧。「菩提」爲道統而譯之名爲「無上正徧道」。新譯爲「無上正等正覺」。「三」云正，「藐」云等，「菩提」云覺也。●「大神」者，具大神力也。「大明」者，鑑照不昧也。「無上」者，無有能過之者也。「無等等」者，樹絕無倫也。四咒字，是形容智度功能之詞，非真咒也。真咒乃在篇末。●「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承上文而言。「般若波羅蜜多」之功能能除一切苦厄。此語真實而非虛妄也。●咒語以秘密爲功能，故經可詮解，咒不可詮解。若強爲詮解之，則「揭諦」者，此云去也。度也，即深慧功能。重，揭諦者，自度度他也。●「波羅揭諦」者，「羅波」此云彼岸，即度所到處也。「波羅僧揭諦」者，「僧」者，衆也。薄也，即謂自他薄度，總到彼岸。

也。言「菩提」者，至何等彼岸，謂大菩提處也。言「薩婆訶」者，此云急速。令前所作，急速成就故也。

◎附玄奘傳唐書

◎僧玄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博涉經論。嘗謂翻譯者多有譌繆，故就西域廣求異本以徵驗之。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玄奘既辯博出羣，所在必爲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經百餘國，悉解其國之語。仍采其山川、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貞觀十九年，歸至京師。太宗見之，大悅，與之談論。於是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翻譯。仍敕右僕射房玄齡、太子左庶子許敬宗、廣召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高宗在東宮，爲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經院，內出大旛，敕九部樂，及京城諸寺，旛蓋衆伎，送玄奘，及所翻經像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顯慶元年，高宗又令左僕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玄奘所定之經。國子博士范義碩、太子洗馬郭瑜、弘文館學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譯。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後，以京城人衆，競來禮謁，玄奘乃奏請，遂

靜翻譯。敷乃移於宜君山。啟玉華宮。六年卒。時年五十六。歸葬於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數萬人。

●般若心經贊序張說

張說字並濟。又字悅之。唐洛陽人。永泰中策賢良方正。累官中書令。封燕國公。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

◎萬行起於心。心。人之主。三乘歸於一。一法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玄通。如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來說『諸法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捨法。二者知見。復非空邪。是故入此門者。爲明門。行此路者。爲超路。非夫行深般若者。其孰能證於此乎？

◎秘書少監。駙馬都尉。榮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學有傳癖。書成草聖。迺揮灑手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啟未來之華業。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說聞而嘉焉。讚揚佛事。題之樂石。

〔注〕●「三乘」一菩薩乘二辟支乘三聲聞乘。乘者以車乘為喻。修道之士能力各殊。辟支聲聞。惟求日度。菩薩乘。普濟衆生。故有三者之別。●「如來」佛號。金剛經：「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道統集：「不覺為如今。覺為來。故曰如來。」●「傳辦」晉書杜預傳：「預常稱土濟有馬辦。和嶠有錢辦。武帝聞之。謂預曰：鄉有何辦。預對曰：臣有左傳辦。」●「草聖」謂草書品第。已造其極也。後漢張芝。唐張旭。皆有此稱。宿恒四體書勢：「伯英之書。韋仲將謂之草聖。」杜甫飲中八仙歌：「張旭三杯草聖傳。」●「樂石」可為樂器之石也。秦繹山刻石文。因其碑係用「泗濱浮磬」之石。故有「刻之樂石」之語。後世誌銘之文。費用多誤。

瀧岡阡表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幼時得力於母教。家貧。以荻畫地學書。進士甲科。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微。修游隋州。得唐韓愈遺稿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賸。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自號六一

居士。累官參知政事。卒。贈文忠公。諡文忠。有唐書。五代史。及居士集。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不敢緩也。蓋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修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母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况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衛者謂我戍行在戍，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

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薄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灌岡。

◎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我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錄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

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

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



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注」○「阜考」修之父名觀父死爲考阜考者尊稱之也○澠音雙澠岡在江西永豐縣鳳凰山○阡墓道也○長上聲○「告修曰」一作「告之曰」○好去聲○一死句謂無屋宅○一墟句謂無田園墟音隴○壘之本字也○庇指尾宅○爲生指田園○間去聲○「况」一作「世」○「抱」一作「劍」劍謂抱之如執劍也○少去聲○咸平眞宗年號○道州宋屬荆湖南○今屬湖南省○泗州宋屬淮南東路○今屬安徽省○綿州宋屬成都府路○今屬四川省○秦州宋屬淮南東路○今屬江蘇省○沙溪在永豐縣南百六十里○近鳳凰山○「縣太君」宋史職官志「郎中京府少尹亦縣令等母封縣太君」○「郡太君」宋史職官志「侍郎翰林學士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諫議大夫等母封郡太君」○再陵縣名宋屬荆湖北路峽州○今屬湖北省○按景祐（仁宗年號）三年貶范仲淹於外館閣校勘雲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白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我」一作「吾」○「南京」大中祥符（亦眞宗年號）七年建應天府爲南京即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今河南商邱縣也○「二府」謂東西二府也○嘉祐亦仁宗年號○「皇曾祖」名槩加皇者如皇考之

例。累並讀上聲。○「金紫光祿大夫」宋制：文散官二十九，金紫光祿大夫，其正三階也。贈官之例，贈至三世者，卽除金紫階。○「國太夫人」宋史職官志：「同知樞密院以上，至樞密使，參知政事，再經恩，及再除者，曾祖母，祖母，母，加國太夫人。」○「皇祖」名，偃，加皇者，亦如皇考之例。○「皇妣」禮曲：「母曰皇妣。」亦尊稱之也。○「今上」謂神宗也。○郊祭名，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祀地於北郊，亦古禮也。○「國公」宋制：爵一十二，國公，其第四位也。○鮮，上聲。○熙寧，神宗年號。○「功臣」唐玄宗時，有「開元功臣」。○「代宗時有「寶應功臣」。○德宗時，有「奉天定難元從功臣」之號。○僖宗將相，多加「功臣」美名。○五代，梁，增其制，初因之。○宰相初加六字，餘並四字，其累加則二字。○中書樞密所賜，若罷免，或出，則改之。○按：「推誠保德」已非賜中書樞密者，至「崇仁翊戴」，餘官亦可得之。○蓋是時，歐陽已以青州也。○「特進」宋制：文散官二十九，特進，其正二階也。○青州，宋屬京東東路。○今屬山東省。○「京東東路」府一，濟南州七，青，密，沂，登，萊，濰，淄，軍一，濰陽，縣三十八，在今山東及江蘇境。○「上柱國」宋制：勳一十二，上柱國，其第一位也。○「開國公」宋制：爵一十二，開國公，其第六位也。○「食邑」宋郡公食邑，有累加至萬餘，實封至數千戶者，實亦空名而已，抑非若唐制有緡帛之給也。

●醉翁亭記歐陽修

永叔以慶曆（仁宗年號）五年謫滁州，年三十九。有贈沈博士歌曰：『我昔被謫居谿山，名雖爲翁實少年。』醉翁之號蓋寓言也。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於兩峯之間者，醴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而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僇僇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

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坐起而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注〕○滁州名，隸淮南東路，今隸安徽。○蔚然深秀貌。○琅琊山在滁州西南十里，晉伐吳，命瑯琊王伯出滁中，嘗駐此，因名。○潺潺水流聲。○翼然，端正貌。○僂僂，不伸也。僂於上聲。○香樓。○列，音列。○酒清亦曰冽。○蔽，音速。○菜謂之蔽。○射，投壺也。○弈，圍棋也。○觥，音公。○籌，音籌。所以記罰也。○廬陵，縣名，宋隸江南西路，吉州，今隸江西。

### 寄歐陽舍人書

歐陽舍人，即歐陽修也。曾鞏，字子固，宋建昌南豐人，幼警敏，嘗一覽輒記，嘉祐間舉進士，歷知

齊襄洪福明毫滄等州所至務去民疾苦入爲中書舍人文章與歐陽修齊名世稱南豐先生著  
有元覽類編九十卷隆平集二十卷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讀感與慙并

○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敬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

○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

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徇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公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公與是其世行役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以可感，則往往靈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况章也哉！其追瞻祖

德而思所以傳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閥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祖父？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旣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注〕嚴敬也。盡音釋。傷痛也。歸音希。望也。慕也。

◎原過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宋臨川人。生有異稟，善辯不屈，爲文淵源典語，由進士於神宗朝入相，諡曰文著。

臨川集一百卷行世。編唐百家詩選二十卷。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闔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

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

◎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亡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注〕●「陵歷闔食」漢書天文志：「陵歷闔食」注：五星有變，證之爲歷，突掩爲陵，相擊爲闔，星月相侵不見者，則所蝕也。●「食蝕同」崩地竭塞，謂山崩川竭地之變也。●太甲，商湯之孫，伊尹之庸言而悔過，自怨自艾，卒爲太宗。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



嘗君特鷄鳴狗盜之態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注〕●「孟嘗君」齊相，即田文也。招致天下賢士，食客常數千人。聲聞諸侯，號孟嘗君。●「雞鳴狗盜」孟

嘗君囚於秦，使人求解於王幸姬，姬欲得其狐白裘，願已獻於昭王矣。客有善為狗盜者，盜裘以獻。姬言于王而遣之。既出，至關，關法雞鳴乃出。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鷄皆應之，乃得脫。

六國蘇洵權書

蘇洵，字明允，號老泉，宋眉山人。八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嘉祐（仁宗年號）初，與二子賦轍至京師。歐陽修得洵所著權書衡論二十篇上之，除校書郎。名動京師。蘇氏文章，遂擅天下。一時學者以其父子知名，號為老蘇。有嘉祐集。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

○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待者，其實百倍；諸

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諛諛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以音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

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刳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刳哉！

○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注〕。嬴秦姓。與嬴而不助五國。按史記。齊潛王四年迎婦於秦二十三年與秦擊楚四十年五國共擊潛王齊王建二十八年入秦。飲酒四十四年秦勝王建。逐滅。燕後。按史記。燕世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丹以荆卿爲。按史記。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怨秦王欲報之。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卿以樊于期首及督亢地圖獻於秦。因襲擊秦土。秦土覺殺荆卿。使將軍王翦擊燕。拔薊。燕王喜走遼東。二敗而三勝。按史記。六國表。趙武靈王時四敗於秦。惡文王時亦四敗於秦。惟二十九年以趙奢爲將。獲勝焉。孝成王時亦四敗於秦。悼襄王九年敗於秦。幽繆王。即趙王遷。或作幽愍。時亦四敗於秦。八年之敗。趙王被虜。邯鄲公子嘉自立爲代王。嘉立六年復虜於秦。此文謂。二敗而三勝。不知所本。李牧連卻之。按史記。幽繆王二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卻之。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卻之。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奏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

使趙惹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尙。邯鄲今直隸邯鄲縣。

●六國「司馬光資治通鑑」

司馬光字君實，宋寶元間進士官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極言青苗助役法之不便，出判西京留台。退居洛下，久之。哲宗立，擢爲左僕射。卒，諡文正。從祀孔子廟庭。著有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千卷，目錄三十卷，傳家集八十卷，家範十卷，稽古傳二十卷，涑水紀聞十六卷。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復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纒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注」●「建萬國親諸侯」語出周易。

◎方山子傳 蘇軾

歷代文選 宋文 通鑑論六國

陳慥字季常，神人也。寓居黃岡，號方山子。又號龍丘子。有隱名，以溪山自娛。初與蘇軾同學於道士張易簡，後就謫居黃州，與之往來唱和，爲作此傳。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宋時眉山縣人。而長子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諡文忠。有東坡全集一百五十卷。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遷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鐔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

○余謫居於黃岡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色。余既聳然異之。

○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游，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

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滄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

◎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注〕第一段〔光州名宋隸淮南西路今隸河南〕黃州名宋隸淮南西路今隸湖北朱家魯人與漢高

祖同時所發活豪士以百數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郭解漢初軹人字翁伯短

小鬚悍始以遊俠睡既殺人後折節改行以德報怨救人之命不矜其功解晉儻著入聲方聲一作方聲

●「方山冠」後漢書輿服志「方山冠似進賢冠以五采殺爲之」第二段「謹居」一作譎居宋神宗元豐

二年子瞻以詠梅詩獲罪貶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矍然」後漢書班固傳「矍然失容」矍音攬

「環堵」環圍也一丈曰堵環堵者而各一丈言小也第三段「岐」一作岐山在陝西省「騎去聲騎兵

歷代文選 宋文 上樞密韓太尉書

七〇

也。第四段「勳閔」史記功臣年表「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閔積日曰閔」洛陽縣名宋隸京西北路今隸河南。河北指黃河以北。第五段「伴狂垢汚故作癡頑穢賤之狀也」。

### ◎上樞密韓太尉書蘇轍

太尉名琦字稚圭宋相州人年二十登進士名重一時嘉祐（仁宗年號）元年爲樞密使英宗朝封魏國公。蘇轍字子由號穎濱又號樂城宋眉山人向次子爲人沈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而有秀傑之氣與兄軾同登進士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諡文定有樂城集。

◎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

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

◎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忽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

◎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

◎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



得賜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為政。大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注〕：第一段——浩然之氣。句見孟子公孫丑章。太史公：漢同馬遷官太史令，著有史記。周覽四海，句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魯，丘因郵薛，彭城適梁，楚以歸。第二段——十九年。子由年十九，舉進士，與兄子瞻同榜。汨沒沈溺之。第三段——故禮終南嵩華之下，為秦漢建都故地。終南山名在陝西長安縣城南五十里。嵩山名在河南登封縣北。華山名在陝西華陰縣南十里。黃河長七千二百里，為著名大河。歐陽公：嘉祐元年，歐陽修為翰林學士。第四段——冠天下，此冠字去聲，為衆之首曰冠。方叔召虎，皆周宣王時人，方叔將兵南征荊蠻，召穆公虎帥師伐淮南之夷。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宋鉅野人，九歲能文，文甚敏贍。太宗朝舉進士，為右拾遺，遇事敢言，文章獨步當時。緊選翰林學士，有文集五十餘卷。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藁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闔邃窈，不可其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調和轉，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

◎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川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野妓女，載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

◎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

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注〕第一段：黃岡，縣名。宋隸淮南西路黃州。今隸湖北。剝，音枯，剖也。雉堞，城上女牆也。月波樓，在

縣城上。亦元之建。有古詩一章，陷於樓壁。瀨，音賴，水流沙上也。闕，寂靜也。愈，音迥，遠也。瀑布，飛泉懸

水也。丁音爭，丁丁聲相應也。投壺，禮記：「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可射奉巾，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

命，壺請以樂之。』」鈞，音爭，鈞，聲也。被，通作披。第二段：鶴望衣，羽衣也。鷲音敬。華陽巾，道冠也。一

請居，咸平初，元之與修太祖寶錄，直書其事，出知黃州，嘗作三黜賦以見志。雲樓，樓名。唐曹恭王建。在蘇

州。白居易有雲樓曉望詩。落星樓，名。吳嘉禾（吳主權年號）元年，於桂林苑落星山起三重樓，名曰落

星樓。非幹樓名。漢武帝立，高五十丈。若非幹之形，或四角，或八角，皆音寒。麗譙，樓名。魏武建。譙音樵。騷

人，猶今言詩人也。第三段：稔，穀熟也。古人謂一年為一稔，取一熟也。至道，宋太宗年號。滁上，即滁

州也。按：元之以論奏孝章皇后崩，嘗遊用舊禮，能知滁州為太宗至道元年也。廣陵，縣名。宋隸淮南西路揚

州。今隸江蘇。按：元之移知揚州，為太宗至道二年也。西掖，中書省也。按：真宗即位，詔求直言，元之上疏言五

事，召還，復知制誥也。齊安，即黃州也。咸平，宋真宗年號。

岳陽樓記范仲淹

樓在岳州唐西門左洞庭右彭蠡襟山帶江乃勝境也唐張說除守此州每登樓賦詩自爾名著  
宋滕子京謫守岳州復重修之時稱此樓子京作希文記蘇子美畫邵子篆額為四絕云●范仲  
淹字希文吳縣人大中祥符真宗年號間舉進士銳意天下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  
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果進參知政事有文集二十卷又別集四卷續編五卷卒諡文正追封地  
國公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  
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衝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  
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  
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

櫓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芷汀蘭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注〕。第一段。一。慶曆。宋仁宗年號。滕子京。名宗諱。河南人。與希文同年舉進士。希文每稱其才也。巴陵。一。鄆。鄆。岳州也。宋隸荆湖北路。今隸湖南。風音燭。託也。第二。一。洞庭湖。名在湖南省巴陵長沙武陵三縣之間。蕩蕩。一作湯湯。音商。巫峽。在四川之巫山縣東三十里。即巫山也。與西陵。昭峽。並稱三峽。灩澦。水名。源出湖南九嶷山。北入湘水。湖。水名。發源廣西海陽山。東北入湖南。經永州。衡州。長沙。至湘陰縣。入洞庭。

庭湖。遷客謂遷謫之客也。騷人見前竹樓記。第四段。一青青茂盛貌。與菁同。

### ●五嶽祠盟記岳飛

宋建炎四年金兵攻常州宜興岳飛自廣德移師屯焉四戰皆捷遂自鎮江進復建康此記之作當在已復建康後按年譜建炎四年五月復建康六月平叛將成方岳珂行實編年言王

此時瀝血誓衆士皆感泣即作記或在此時矣又查雲麓漫鈔謂宜興張潛張氏圍臨水號

桃溪岳王會館其家題文於廳事其文與此少有異同今用以參校惟五嶽祠未詳岳飛字

鵬舉宋相州湯陰人南渡初金兵虜徽欽二帝北去河南北盡陷飛志在恢復戰功最偉後秦檜

主和議誣以謀反被害孝宗朝追諡忠武副謚武穆封鄂王理宗寶慶元年又定諡忠武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台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讎之萬一今又遣一旅熱軍振起宜興建康之戰一鼓敗虜恨未能使匹馬不回耳

○故日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喋血虜庭盡屠

夷種迎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 河朔岳飛題

〔注〕第一段自漫鈔本作近板詩云上帝板板鄭箋板板反也蕩詩云蕩蕩上帝鄭

箋蕩蕩法髮廢壞之貌板蕩言境亂之甚也夷狄交侵漫鈔本作金人長驅如入無人之境將帥無

能不及長城之壯多十六字河朔言河北也相臺即相州前彰德府今安陽縣治總髮束髮年幼也

歷漫鈔本作大小雖未能遠入夷荒漫鈔本作雖不及遠涉邊荒言未能直搗黃龍府也洗滌巢

穴漫鈔本無此四字亦且快國經之萬一漫鈔本作亦足快國事之萬一一族漫鈔本作一崇宜與漫

鈔本無與字建康之戰漫鈔本作之城一鼓敗虜漫鈔本作一舉而復恨未能使匹馬不回漫鈔本無

此句以下語句盡異豈後人有所更改耶第二段丁亥兵休卒漫鈔本作收兵養卒以待嗣當激厲士卒

漫鈔本此下作如或朝廷見念賜予器甲使之完備頒降賞功使人蒙恩即當深入邊庭迎二聖復還京師

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時過此勒功金石豈不快哉此心一登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河朔岳飛

書按後二語確似盟詞喋血流貌二聖謂徽欽二宗

却聘書 謝枋傳

謝枋得，宋末弋陽人，字君直。德祐初，元兵寇江東，枋得知信州，逆戰，矢盡兵敗，變姓名入山中。元初求人才，枋得作此書却之。後卒逼之北行，至元都，慟哭不食死。世稱疊山先生。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蒸藜含糲於大元之名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爲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之遺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人付予。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

○某與太平草木同沾皇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德天實臨之。

○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



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注〕●四皓，漢初隱士。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亦稱「商山四皓」。見漢書張良傳注。商山，在今

陝西商縣東。●魯仲連，戰國齊人。高蹈不仕，喜為人排難解紛。游於趙，秦圍趙急，魏使新垣衍請帝秦，仲連義

不許，秦軍為却。後田單言於齊王，欲侮之，連逃於海上。●蟲臂鼠肝，喻賦形之細微也。與「為輪為彈」同見

莊子。化尻為輪，化臂為彈，均非所惡，無不遠觀也。

●賜皇帝允迪讓恩命不允批答宋祁

宋祁，字子京，宋雍邱人。與兄庠同舉進士。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修唐書十餘年，出入以

書自隨。累官至工部尚書，卒諡景文。

○朕敦睦懿親，差次寵典。年長者崇爵，屬近者尚恩。眷爾忠賢，用加節制。公言期協，朝渙既頒。何執常謙，欲遂素守！道風雖亮，允令難稽。往哉惟諧，毋或煩請！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不允批答歐陽修

○卿有愛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其己，有經邦濟時之學，而用未究其能。夫畜久

而積厚，則施之不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茲朕所以虛心仄席，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庸邪素忌。小人所異，君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不及；履躬一德，而縉紳之望愈隆。朕內決於心，外詢于衆，敢謂有得，卿其何辭？

⑤ 手詔令視事謝表

王安石

○臣某言：伏蒙宣示言者所奏，輒具劄子「乞博延公議，改用賢人」。伏奉詔獎勵，令視事如故者，謗議升聞，已賴聳聽之豁達，懇誠上訴，更煩周誥之丁寧。竊以作威者主之權，待察者臣之禮。蓋雖蒙非常之厚遇，亦將避可畏之煩言。臣志尚非高，才能無異，舊惟所之迂闊，難以適時；因欲自屏於寬閑，庶幾求志。惟聖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陛下即政之初，輒慕昔賢際可之仕，遂從鄉鄰，歸直禁林。或因勸講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忠偶合，即知素願之獲；中睿聖日躋，更懼淺聞之難副。重叨殊獎，忝乘洪鈞所宜，引以罔紿，乃敢冒恩而輕就實恃。明主知臣之有素，故以孤身許國，固無疑人習玩於久安。更番緣於積弊，竅言不忌，誠行無慚。論善俗之

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以物役已，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恐上辜於眷屬，誠竊幸於退藏，猶貪仰附於末光，亦冀粗成於薄効，比聞獨斷，謂合僉言，但輸承命之忠，遂觸招權之毀，因請避衆賢之路，庶以厭異議之人，伏蒙皇帝陛下，教大兼容，清明旁燭，矧之神翰，諭以至懷，君臣之畔，嘗千戰而難值，天地之造，豈一身之可酬，敢不自忘形迹之嫌，庶協神明之運。

◎到昌化軍謝表蘇軾

紹聖四年，賦諫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遂寄家於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

◎竝鬼門而東，驚浮擘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之介，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蠲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齒，而臣孤老無託，瘡痍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甯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隆裕太后詔書

汪藻

汪藻字彥章婺源人宋崇寧初進士紹興中爲翰林學士詔令類出其手晚年詩文益奇自號龍溪所著有龍溪集七卷章此詔時方爲太常卿也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祿纏宮闕。旣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寶弼以臨。雖義形於。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

○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闕。進加位號。舉歛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

○緬懷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憂。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逃居近服。已徇群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猷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尙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

○尙期中外之歸心，同定安危。一主計。庶縈小憫，同底不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民！

〔注〕○「二帝」，徽欽二宗也。○「三靈」，天地人之神也。○「舊弼」，張邦昌也。邦昌，東光人，以進士累官太宰。靖康初，金人陷汴京，執二帝北去，册立邦昌爲楚帝。諸臣不附，乃迎孟太后聽政。高宗即位，貶邦昌於潭州，賜死。○「間宗」，隆祐太后，初爲高宗后，一孟后，一廢居瑤華宮。元符末，詔后還內，崇寧初再廢。靖康中，京城陷，六宮有位監者皆北去，后以廢祠存，張邦昌僭位，尊爲宋太后，尊上尊號曰元祐皇后。后聞康王在濟，乃降此詔，捨告天下。高宗立，尊爲元祐太后。○「義祖」，宋太祖也。○「九君」，自太祖至欽宗，凡九君也。○「舉族北轅」，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左祖」，太尉周勃入北軍，令曰：「爲呂氏右祖，爲劉氏左祖。」軍中皆左祖。詳漢書及史記。○「賢王」，指康王，即高宗也。○「十世」，由漢高祖至平帝，凡十世也。○「九人」，晉語：「如叔詹曰：同出九人，惟重耳在。」注云：同出，同父也。○「小憫」，詩大雅民勞篇：「民亦勞止，汙可小憫。」憫，息也。

◎五代史伶官傳叙歐陽修

莊宗善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伶人共戲於庭。後爲伶人郭從謙所弑。時伶官之嬖幸者有周匝。善俳者爲敬新磨。其敗政亂國者。從謙外。有景進。史彥。等。叙一作諡。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少半告朔。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僉燕父子以起。國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昔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盈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六死國。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皆勇多困於

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冷。官。伶。

〔注〕●莊宗，姓李，名存勳，小字亞子，爲伶人郭從謙所殺。●晉王李克用也。●梁朱氏。●燕王劉守光也。●少牢，羊也。●「倉皇東出」，李嗣源兵至京師，莊宗東幸汴，神色沮喪，登高而歎。

◎六書序 鄭樵

鄭樵，宋莆田人，字漁仲，官至樞密院編修，居夾漈山，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好爲考證倫類之學，著

通志二百卷。

◎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聖人之道，惟藉六經六經之作，惟務文言；文言之本，在於六書。六書不分，何以見義？經之有六書，猶弈之有二棋，博之有五木，弈之變無窮，不離二色，博之應無方，不離五物，苟二棋之無別，則白猶黑也，黑猶白也，何以明勝負？苟五木之不分，則梟猶盧也，盧猶梟也，何以決雌雄？

◎小學之義：第一當識子母之相生，第二當識文字之有間，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文字俱也，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別出爲指事，諧聲轉注一也，諧聲

別出爲轉注。二母爲會意。一子一母爲諧聲。六書也者。象形爲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

◎一曰象形。百象形之別有十種。有天物之形。有山川之形。有井邑之形。有草木之形。有人物之形。有鳥獸之形。有蟲魚之形。有鬼物之形。有器用之形。有服飾之形。是象形也。推象形之類。則有象貌。象數。象位。象氣。象聲。象屬。是六象也。與象形並生。而統以象形。又有象形而兼諧聲者。則曰形兼聲。有象形而兼會意者。則曰形兼意。十形猶子姓也。六象由適庶也。兼聲兼意。猶媿媿也。二曰指事。指事之別。有兼諧聲者。則曰事兼聲。有兼象形者。則曰事兼形。有兼會意者。則曰事兼意。三曰會意。二母之合。有義無聲。四曰轉注。別聲與義。故有建類主義。亦有建類主聲。有互體別聲。亦有互體別義。五曰諧聲。母生形。子主聲者。諧聲之義也。然有子母同聲者。有母主聲者。有主聲不主義者。有子母互爲聲者。有三體主聲者。有諧聲而兼會意者。則曰聲兼意。六曰假借。不離音義。有同音借義。有借同音不借義。有協音借義。有借協音不借義。有因



義借音有因借而借有語借之借有五音之借有三詩之借有十日之借有十二辰之借有方言之借六書之道備於此矣。

◎臣等石象頰之書，靈深研，盡制作之妙義，奈何小學不傳已久，見者不無疑駭。今取象頰之義，約而論於六書，使天下文字無所逃，而有目者可以盡曉。嗚呼！古者有尉佗，以勸小學也。學童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夫古文變而爲籀書，籀書變而爲篆隸，漢書之人習篆隸必試以籀書者，必失其原也。後之學者，六書不明，篆籀罔措，而欲通經，難矣哉！且聞律者，廷尉治獄之律也。古人於獄訟之書，猶不敢苟簡若是，而況聖人之經乎？

〔注〕●本文論六書內容，就原書各舉一例或二例如左：

(甲)象形(一)象形之別(1)天物之形如「日」太陽之精，正圓不虧，其中象日鳥之形也。「月」太陰之精，多虧少盈，故其形缺也。(2)山川之形如「丘」象山丘在地，「地」也。「川」水會爲川也。(3)非邑之形如「井」即

井字。說文：「八家一井，象井幹之形。其中點者，藉之象也。」草木之形如「屮」，象芝出於地也。一隸作「一」，今作「芝」。一「才」，說文：「艸木之初也。从一，上貫一，將生枝葉下一地也。」人物之形如「人」，象人立也。蟲獸之形如「丫」，物之歧頭者。蟲魚之形如「魚」，其中从火，象鱗，其下似火，象尾。鬼物之形如「兒」，象鬼之形也。器用之形如「卜」，音概逆鈞也。「卜」，說文：「鈞，譏也。从反。」服飾之形如「巾」，佩巾也。从巾，象系也。象形之類，象貌如「八」，象分別之貌。象數如「卅」，三十并也。象位如「人」，音集，象三方合也。「ノ」，右戾也。象氣如「气」，象氣上升之狀也。俗作「氣」。象屬如「己」與「亥」，己象蛇之形，亥象豕之形也。十日十二辰皆假借「己亥」，無同音可借者，故象形三與象並生者，一形氣聲如「齒」，从止聲。形象意如「形」，說文：「丹飾也。从三，其畫也。」

(乙) 指事：(1) 象聲如「用」，說文：「可施行也。从卜，从中。」(2) 事象形如「支」，說文：「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3) 事象意如「辨」，人在舟上，不行而進也。今作「前」。

(丙) 會意如「吉」，善也。从士，从口。士君子之口，無非善言也。如「庫」，說文：「兵車藏也。从車在广下。」如「冠」，弁冕之總名。从冕，从一，冠有法制，从寸。

丁轉注(1)建類主義轉注如「老」與「考」(2)建類主義轉注如「式」與「式」(3)互體別聲轉注如「

吓」與「否」(4)互體別義轉注如「猶」與「猷」

(戊)諧聲(1)子母同聲如「琴」說文：「琴，禁也。從王，禁聲。」「琴」分也。易曰：「吾與爾靡之。」忙皮切。又披靡也。文披切。又敬也。眉波切。

「斃」斃也。(4)子母互為聲如「靡」分也。易曰：「吾與爾靡之。」忙皮切。又披靡也。文披切。又敬也。眉波切。

又收廣縣名誤加切。又假也。以也。靡諫切。(5)聲兼意如「禱」事神人之文也。从示。从豐。豐，祭器也。(6)三體諧

聲如「歸」女嫁也。从止。婦省。自聲。

(己)假借(1)同音借義如「初」裁衣之始。而為凡物之始。「基」築土之本。而為凡物之本是也。(2)借同音不

借義如「汝」水也。而為爾汝之汝。「爾」花盛也。詩「彼爾維何。維常之華」。一而為汝爾之爾是也。(3)

協音借義如「旁」之為「旁」(去聲)。「中」之為「中」(去聲)是也。(4)借協音不借義如「荷」

之為「荷」(負也)。「鮮」之為「鮮」(少也)是也。(5)因義借音如「琢」本琢玉之琢。而為大圭不

琢之「琢」(音篆)是也。(6)因借而借如「難」鳥也。因音借為艱難之難。又因艱難之難。借為險難之難。

(去聲)是也。(7)語詞之借如「於」鳥也。「云」雲也。「焉」焉也。(8)五音之借「宮」本宮室之宮。「商

「本商度之商」角「本頭角之角」徵「本徵召之徵」羽「本羽毛之羽也」(三詩之借)「風」本風蟲之風「雅」本鳥鴉之鴉「頤」本顏容之容也(十日之借如「甲」本戈甲之中「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也)(以十二辰之借如「子」人之子也「丑」手之械也……是(以方言之借如「咎」借爲臯陶之臯是也)(以雙音並義不爲假借如「陶」爲陶冶之陶又爲臯陶之陶是也。

◎資治通鑑綱目序 朱熹

朱熹，宋婺源人，字元晦，後改字仲晦。婺源於梁陳時爲新安郡，故其畧款多稱新安。父松爲政和縣尉，因僑寓建州紹興中，舉建州鄉貢，登進士。歷高孝光寧四朝，累官轉運副使，章閣待制，秘書閣修撰，卒。贈資謨閣學士。諡曰文。紹定時，追封徽國公。淳祐時，從祀孔廟。清康熙中，升位於十哲之次，故稱朱子，或稱朱文公。始居崇安，榜聽事曰紫陽書堂，故稱紫陽。又菴草堂於建陽之雲谷，榜曰晦庵，日稱雲谷老人，亦曰晦翁。晚卜築於建陽之考亭，作滄洲精舍，自稱滄洲病叟，又更號龜翁。致亭爲講學之所，故稱「致亭學派」。其論治以正君恆民爲主，其爲學以居敬窮理爲主。宋之理學，至熹而集其大成。卒於慶元六年，年七十一歲。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症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鑿括以就此編

◎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能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鑑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微著矣是則凡爲致智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大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

〔注〕司馬光諱文正封溫國公尚安國字康侯諡文定

◎金在鎔賦（金在良冶求鑄成器）范仲淹。

◎天生至<sub>レ</sub>時貴良<sub>レ</sub>金<sub>レ</sub>在鎔之姿可觀從革之用將臨熠燿騰精乍躍洪鑪之內縱橫成器<sub>レ</sub>隨哲匠之心觀其大冶既陳滿畿斯<sub>レ</sub>在<sub>レ</sub>俄融融而委質或曄曄而揚彩<sub>レ</sub>大華既發雙南之價彌高鼓鑄未停百鍊之功可待<sub>レ</sub>況六府會昌我稟其剛九牧納貢我稱其<sub>レ</sub>良<sub>レ</sub>因烈火而變化逐懿範而圓方如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儻使削平禍亂請就<sub>レ</sub>干將<sub>レ</sub>國之寶也有如此者欲致用於君子故假手於良<sub>レ</sub>冶<sub>レ</sub>時將禁害<sub>レ</sub>夏王之器可成君或好賢越相之容必寫<sub>レ</sub>是知金非工而弗用工非金而曷<sub>レ</sub>求<sub>レ</sub>觀此鎔金之義得乎爲政之謀君諭治焉自得化人之旨民爲金也克明從上之由<sub>レ</sub>彼以披沙見<sub>レ</sub>尋藏山是務<sub>レ</sub>一則求之而未顯<sub>レ</sub>一則棄之而弗顧<sub>レ</sub>曷若動而愈出既踊躍以求伸<sub>レ</sub>用之則行<sub>レ</sub>必周流而可<sub>レ</sub>鑄<sub>レ</sub>美夫五行之粹<sub>レ</sub>三品之英<sub>レ</sub>昔麗水而隱晦<sub>レ</sub>今躍冶而光亨<sub>レ</sub>流形而不縮<sub>レ</sub>不盈<sub>レ</sub>出乎其類<sub>レ</sub>尙象而無小<sub>レ</sub>無大<sub>レ</sub>動則有<sub>レ</sub>成<sub>レ</sub>

士有鍛鍊誠明<sub>レ</sub>範圍仁義<sub>レ</sub>俟明君之大用<sub>レ</sub>感良金而自試<sub>レ</sub>居聖人天地之鑪<sub>レ</sub>亦庶幾

於國「器」。

●秋聲賦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碎奔，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鏗鏘，金鉄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

○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澹，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縹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

○夫秋，刑官也，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是謂大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爲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首，夷則爲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

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黧然黑者爲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

○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注〕○浙灘雨聲。蕭颯風聲。奔騰萬馬奔騰也。銜枚者，所以止諠譁也。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於口而繫於頸後，則不能言。晶瑩潔也。硃音貶，刻入也。縹音肉，紫也。葱菴青色聚也。○「刑官」周禮司寇掌刑曰秋官。○「天地之義氣」禮記鄉飲酒義云：「天地肅殺，此天地之義氣也。」○「夷則」十二律之夷則，爲七月律，見禮記月令。○「搖其精」老子云：「母勞爾形，母搖爾精，乃可以長生。」○「渥音沃，紅潤也。」○「丹者」指朱顏。○「縹音衣，黑色。」○「黑者」指玄髮。○「星星，頰白也。朱顏忽變而枯，黑髮忽變而白，猶草木之綠縹而色變，葱菴而葉脫也。」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



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壑之所如，臨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

◎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樂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

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

◎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殺核阮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注」壬戌元豐四年也。詠明月之詩歌竊窈之章。謂詠明月詩中之窈窕一章也。一葦

謂小舟也葦葦覆之屬。循風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御風莊子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

羽化道家飛外遐舉謂之羽化。船邊也。掉前推者。棗後推者。空明水中之月

也。流光月光與波俱動者。美人謂向朝君子。洞簫無底之簫也。吹洞簫者四川綿

竹道十楊世昌也。東坡詩云：『有客吹簫楊世昌。』  
 『媵婦』寡婦也。『孟德詩』魏文帝短歌行曰：『月明星稀，鳥鳴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孟德，曹操字也。『周郎』周瑜字公瑾，曹操呼為周郎。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江陵追劉備，備求救於孫權，權將周瑜請兵三萬拒之。瑜部將黃蓋建議以門艦載荻，先以書詐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着前，餘船繼進，去二里許，同時火發，火烈風猛，燒盡北船，操軍大敗。石壁皆赤，今江漢間言赤壁者，五一漢陽，二漢川，三黃州，四嘉魚，五江夏。或曰：蘇氏謬以黃州之黃鵠山為赤壁也。或曰：聊借英雄發感慨也。或曰：操當年舳艫千里，旌旗蔽空，由黃州至嘉魚，皆屬爭戰之所，又烏辨其某舟泊某山，某山為火焚而赤乎？即以黃州之赤壁山為赤壁可也。『醴』酌酒也。『槩』矛屬。『匏尊』酒器之質者。

◎詠歸詞 趙秉文

趙秉文，字周臣，全滄陽人。舉進士，累官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有才藻，工書翰，能直言，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著有滄水集二十卷，及易叢說，中庸說，資暇錄等書。

◎歸去來兮，風乎舞雩，詠而歸，既勿忘而勿助，抑何喜而何悲，時未來而莫顧，事

既往而焉。追化新而不停。習念念而覺。非譽已。飢而方食。孰既寒而忘衣。無一毫之私。信天理之精微。

○我思古人。瞻乎若奔。仰驚前軌。游心聖門。習矣而察。探之斯存。坐見其輿。飲見於楹。利何爲兮。桀跖。善何爲兮。孔顏。匪義路兮。焉出。匪仁宅兮。孰安。嚴三省以日儆。防六欲而常關。戒屋漏以慎獨。尙衣綱而中觀。存夜氣之惺亡。收放心而知還。漸雲開而霧廓。俄鳶飛而鵲桓。

○請去來兮。請從沂上之游。娛曾點之舍瑟。終不慕乎由求。既盡心而不貳。亦樂天而何憂。天地均仁於萬物。播一氣乎郊疇。陸有下澤。水有方舟。野陽浮兮。藪澤光風。泛兮林邱。草漸漸而茁長。水源源而交流。觀物態之熙熙。願予懷之休休。

○已矣乎。力天力兮。時天時。我初無將亦無留。捨聖道兮。將安之。存心以養性。守死以爲期。慮道學之荒蕪。遂日耘而日耔。廓七篇兮。孟訓。咏二南兮。周詩。會天人而一貫。窮理盡性。吾何疑。

此文用語，不出四子書中，今不復一一注明，讀者可自行參攷。若用作教本，則由教者說明其意可也。

◎送秦中諸人引元好問

秦中，謂陝西之長安也。元好問，字裕之，別號遺山，金太原秀容人。登進士第，累官員外郎。其詩

文出入於漢魏晉唐之間，自成一派。金亡，晦道林莽，尤以著作自任。其名益盛。有遺山集四十卷。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莫與爲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

◎予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洛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綺綺氣未除，沉湎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於顏。聞二三君多秦人，與予遊，道祖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深讀，時時釀酒爲具，從賓客游，伸眉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之勝概，考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於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

首西望長吁青雲。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貴華屋皆衆人所必爭而造物者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間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蓋自放於方之外者之所貪人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靳耶行矣諸君明年春風待我於鞏川之上矣

〔注〕●第一段「關中」秦東有函谷關南有驍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四關之中故曰關中。●秦漢

長安爲秦漢建都之故地。●樂晉洛。●「先人」道山生父名德明所謂東嶽君是也。繼父名格所謂隴城

君是也。道山十四歲東嶽君卒此當指隴城君矣。●第二段「洛陽縣名金隸南京路河南府今隸河南省。●

「秋試」金朝府試之期在八月故曰秋試。●長安縣名金隸京兆府路京兆府今隸陝西省。●長音掌。●

周漢長安又周漢建都之故地也。●「都邑」班孟堅西都賦「都都相望邑邑相屬」。●「藍田」山名

在陝西藍田縣東班孟堅西都賦「藍田美玉」。●「鄠杜」兩縣名鄠音戶即鄠縣杜即咸寧縣並屬陝西班孟

堅西都賦「鄠杜濱其足」。●「津津溢也」南山即終南山也在陝西長安縣南五十里。●「牛田」者

所以養公家之牛見周禮職師注。●「足謀」道山年二十餘住太原學舍與吳庭俊庭英結夏課於由義西

齋見蒙求序。●「脫屣」屣草屣也史記封禪書「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第三段「嵩山名在河南登

封縣北。●「方之外」，莊子大宗師：「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潯川」地名，在潯田縣西，即唐王摩詰別墅也。

### 送雷季正序

姚燧

姚燧，字端甫，元洛陽人。少從許衡遊，以真知實踐爲事。爲文闕肆該博，有西漢風。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著有牧庵文集三十六卷。

④燧從魯齋先生游，最故且久。於同門之士，學爲最怠而不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況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之外哉！昔之怠者爲忘，不加進者隨而爲退矣。宜季正之恥友而羞際，予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游之久，故願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屢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爲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屏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人莫得見其面。於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予則止之，無行。

◎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塾子之兄伯靜之名，嘗哀其願見未得，竟抑志

以卒。有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已以化鄉，岸然不流於今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羸糧而就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予則勸之令行。

○且景星鳳凰之爲物，人或睹之，猶爲生之幸。况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揮百王者哉？獲一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爲通，易暗爲明，大有得於曩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予將須其歸而見告也。至元辛巳二月吉日姚燧序。

〔注〕●「魯齋先生」許衡也。衡，元河內人，字平仲，嗜學，得程朱書，慨然以道自任。世祿時，官國子祭酒，學者稱魯齋先生。●「陲音豕，通作陲，小崩也。國語：『聚不陲崩，而物有所歸。』」注：『大曰崩，小曰陲。』●「差際」差與交際也。●「祭酒」古時會同饗饌，必尊長先用酒以祭，故凡同列中，以齒德相推者曰祭酒。如齊宣王時，荀卿三爲祭酒，見史記本傳。吳王濞年長，爲劉氏祭酒，見史記注。後因以爲官名。漢有博士祭酒，漢之侍中，總之散騎常侍，功高者並爲祭酒。最著者爲國子監祭酒，其官至清末始廢。●「至元」年號。元世祖稱之，元順帝亦稱之。此文所稱至元，則元世祖年號也。



雲南志畧序

虞集字伯生元臨川人天性孝友生三歲即讀書及長弘才博學世稱邵庵先生官至奎章閣學士一時典冊咸出其手卒封仁壽公諡文靖有道園學古錄五十卷道園遺稿六卷行世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萬里在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於海內使省臣賽典赤往撫以威惠沿其俗而導之善利鎮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方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閱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徼倖名器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啟事造孽以毒害賊殺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情竊發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者簞壺迎後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利虐師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馭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

○河間李侯景山，由樞庭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群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鎮撫，周履三南，悉其見聞，爲志略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且人物材力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望略，概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

○其志曰：張喬斬姦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尙有所覽觀焉。主讀其記，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注〕：第一世祖伏之一節，按原志云：『與智立，收元天定。是歲壬子。越明年，欽遇我世祖皇帝，由吐蕃隄江入，與智舉國出奔，至鄯州（蒙氏別都）被殺。段民自思平，至與智共二十二年，合三百十六年。甲寅春，大駕東還，命大將兀良吉歹專行征伐，三十七部及金齒（今永昌縣治，蠻俗以金塗其齒者曰金齒，元初置金齒宣撫司於銀生，拜甸後移於近地，明置金齒衛，後改爲永昌軍民府）交趾（今安南北部之東京，爲

漢交趾也。與皆內附。雲南悉平。兀良吉回師之後。委任非人。政令屢變。天庭高遠。不相聞知。邊鄙之民。往往復叛。迨至元甲戌。以平章政事賽典赤行省雲南。下車之日。立郡縣。均賦役。與水利。置屯田。墾廢能。黜汚濫。明賞。植孤貧。秉政六年。民情丕變。政令一新。而民不知擾。『箚壺迎後』。孟子。『箚食壺漿。以迎王師』。書。『後我。後來其無。』後待也。『建白』。官民就公其事情。對於國家陳述意見也。建。謂建議。白。謂稟白。『厥於中者』。謂中央政府也。第二段。『河間』。今縣名。屬直隸省。李崧山。名京。稱侯者。尊之之詞。李依。猶云李公也。烏蠻。即烏蒙也。今昭通縣東二十里有烏蒙城。唐時烏蠻仲丹田之裔曰阿統者。始遷於此。十一世孫烏蒙始。號烏蒙帝。宋封烏蒙王。元初內附。置路。明為軍民府。屬四川。清改昭通府。屬雲南。『志畧四卷』。按今滇中有雲南備徵志一書。載其志畧於第五卷內。僅數千言。其全書則余未之見也。『報政』。陳報其政績也。第三段。『張喬事』。按原志云。『元初。漢安帝年號。四年。越喬。今四川西昌縣地。漢時置郡。』反。諸神皆應之。詔。益州。一為州名。屬今四川。一為郡名。屬今雲南。此稱刺史。當係屬四川者。刺史張喬。之叛。會封離等。諸喬陳叛亂之由。乞降。喬厚加慰納。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餘人。皆斬之。三十六部聞之。悉來內附。諸葛亮。事按原志云。『蜀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聞孟獲為夷漢所服。募』

生致之，凡七縱七擒。曰：「公天應也，南人不復反矣。」諸部悉平，亮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曰：「若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今吾欲不留兵運糧。」紀綱粗定，夷漢相安，于是悉收豪傑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牛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萬歲及梁毗事按原志云：「隋開皇中，以史萬歲南徙，磔夷皆降，帥還復叛。蜀主秀，秦萬歲貪賂，致生邊患，萬歲以罪廢，乃以梁毗爲西寧州（按西寧州屬今之甘肅，原志以入雲南待考）。刺史諸會相率以金遺毗，毗置金坐側，對之慟哭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殘，何爲今將此，欲殺我也耶？」一無所取，登大悅。○李知古事按原志云：「景雲（唐睿宗年號）元年，御史李知古言兵伐南詔，南詔臣服，知古增置郡縣而重賦之，諸部皆叛，殺知古，以其尸祭天。」●限處陀事按原志云：「閻維鳳妻，女嘗謂都督瓌陀，皆通之，且多求乞，閻維鳳不勝其忿，遂發兵以攻陷姚州，殺瓌陀。」

汪氏勳德錄序虞集

國家龍興朔漠，成行萬方，命源日盛，吏士守者或降死，且盡不能成軍，山東西之間，豪傑並起，據保城壁，大抵非金者置之，舊隴右鞏昌汪氏，據高制遠，統部縣數十

勝兵數萬，號曰「便宜都總帥」。柵石門爲金守者三世。及我兵攻鞏昌，則金亡已三歲矣。汪氏猶不忍降，其士大夫皆曰：「君死國亡，將安歸？」乃縞素爲金發喪，登陣哭三日。因皇子濶端以自歸。太宗皇帝察其誠，仍以爲「便宜都總帥」。鎮故地，取蜀之役，資糧甲兵之賦，終始畢給，功多之紀，他將鮮儷焉。此諱世顯者所以封隴右王也。王有子八人，孫十有九人，多居將相官，封公者九人，傳五世，兄弟子孫百八十餘人。總軍鞏昌者，既世其職，餘多大官，尤顯者今御史中丞壽昌也。其兄成都萬戶嗣昌曰：「世荷國恩，功業在盟府，褒恤有制，詔世次具諱牒，行事歲月，則有先塋家廟之碑文在。請輯錄刻摹，以傳於世。」論諸太史，太史虞集曰：「予觀于功臣之家，以世業顯榮者固多，得統其軍，世守其地者，惟汪氏。」或曰：「道家忌三世爲將，汪世之德，必有大過人者。」其言信歟？予故以爲汪氏凡人事，故主無憾，見信國家，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歟？

〔注〕●「朔漠」朔北也。漠，沙漠也。元朝之根本地在蒙古。自太祖起兵朔漠，子孫繼之，征服亞洲及歐洲東部之地，始建國號曰元。旋滅宋而帝中國。蒙古有沙漠地，又在中國之北，故曰朔漠。●「金源」金史地理志

『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金源建國之號，彼蓋取諸此也。』●「日盛」孟子：『今也日盛國百里。』●「鞏昌」今甘肅蘭西縣。『編素』史記高祖紀：『漢王告諸侯曰：項羽放弑義帝於江南，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編素，悉發關內兵，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陶城上女壩。●「闔端」太宗第二子，太宗之子凡七，長定宗，三闔出，四哈喇察兒，五合夫大王，六合丹大王，七滅里大王。●「取燭之役」世顯自入元，即從南征，數敗宋師，追奔至驪歛，過巫山，又獲蜀師陳隆之斬之。●「世顯」字仲明，延祐七年，加封隴右王。●「壽昌」惟正子，官資德大夫，江南行御史台中丞。●「嗣昌」官武畧將軍，成都管軍副萬戶。●「盟府」左傳：『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制天子之言曰制。●「誥」正字通：『古者上下有「誥」。』秦廢古稱「制誥」。漢武元狩六年，初作「誥」。然不以命官。唐稱「制」，不稱「誥」。宋始以「誥」命庶官，明命官用「敕」，不用「誥」。三載考績，則用「誥」。以褒美。』●世次，世系也。●鑿，鑿也。●詭，謀也。●「太史」仁宗六年，集以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三世為將」後漢耿弇傳：『三世為將，道家所忌。』

◎天寶宮聖旨碑文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城子裏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來的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吉台皇帝，薛禪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格堅皇帝，聖旨裏和尙每也里可溫每，先生每，答失蠻每，不揀甚麼差發，休著告天祝壽者道來。如今阿依著在先的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著告天者。咱每根底所福者麼，道汴梁路許州，有的天寶宮裏，往持的明真廣德大師，提點王清貴爲頭，先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宮觀裏使者，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拿者商稅地稅，休與者莊產園林碾磨店舖舍席解典庫浴房竹葦船隻。不揀甚麼，他每的不揀是誰休使氣力者，休拿扯要者。這的每尙有聖旨麼，道沒體例勾當行的，他每是不怕那甚麼聖旨俺的。泰定三年，虎兒年，三月十五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注〕。按元初崇尙道釋，稱宮號，字往往有聖旨碑，皆編黃詣免徭役之詞，其體式畧同。梁啓超中國文化史

稿第一編第四章說史料注云：『元皇旨碑現存者，如泰安嶽廟、襄陽五龍廟，尚十餘通。語石卷三曾全錄其一文詞之，但怪誕，不可發矇。嶽廟碑有云：「和尚也里可溫先生，達識蠻，每不拘揀甚麼差發，休當者。」文見顯奕武山東考古錄。其所謂「也里可溫」，即天主教徒；「先生」，即道士；「達識蠻」，即回教徒；「每」者們也。意言釋道耶回教徒人等，皆蠲免賦役也。此亦可考當時信教自由之制。』紆按語石卷三所錄，襄陽五龍廟碑，其文詞與本編所錄畧同。據云：『其二十四行，年月一行。』其第二十四行云：『聖旨，麼道無禮例的，勾當做呵爾，更不怕哪。』第二十五行云：『至元三年牛兒年三月二十日，大都有時口寫來。』按語石一書，爲長洲葉昌熾著。葉云：『或言思太祖尊號也。薛禪，完澤篤，曲律，普顏篤，格堅，忽都禿，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同宗之諱，身後所追上也。太宗，海宗，未有國語證號，故稱其名。元史：秦定即位，詔書稱英宗曰：「頌德八剌皇帝」，其時尚未有國語證也。元史：國言曰：「札牙篤皇帝」，至正碑不及者，以其與於弒遜，歸之也。「月吉台」，元史作「窩闊台」。「普顏」，元史作「普顏篤」。「忽都禿」，元史作「忽都篤」，亦作「護都篤」。「亦憐真班」，元史作「懿璘質班」。又如「完澤篤」之爲「完者都」，「格堅」之爲「怯堅」，兩碑亦互異。蓋譯音本無定字，當時播諸王言，亦未盡畫一也。』紆按：「格堅」，五龍廟碑亦作「傑堅」。



歷代文選 元文 天寶宮聖旨碑文

「月吉台」作「月關台」

## 附錄

### ●中等教育上選講「歷代文」之商榷

我們研究這個問題，當從兩方面着眼：

#### (A) 歷代文方面：

我們中華爲五千年的古國，文籍浩如煙海。就「常文」一方面說，經、史、子、集，共是可以汗牛充棟，到底從何處選起？就是專從「美文」一方面說，由詩經以至元曲，選中間的騷、賦、詩、詞、劇曲、說部……已不知變遷了多少，何況還有其他的雜文呢！我們若以主觀爲去取，那末「各趨己事」，也倒沒有許多問題；若要顧到歷史的性質，所選的定是各時代的代表作品，都可以攷見各種文體的源流變遷，那真是十分困難。又若是隨便取材，專從各家的總集裏去採，那也還可以少費些時日；若是怕總集采不住，再向專集裏一篇一篇的去衡量他的長短，那真是「數過星宿來天也亮了」。我們又或者想做一種可以壽世的文學史，那末這種繁雜的情形，自然是不能避免的。現在我們是要拿來做中等教育上的國文教材，別人既沒有做好，我們能够說等別人做好再取來教人麼？就事實上說，原無有不可之理。現在假設我們不肯若此，那末到底用什麼法子去取

材呢？這一切我很望同人大家注意！

(B) 中等教育方面：

中等教育的範圍很寬，那偏於職業性質的學校，固然要注重應用上，若在完成普通教育預備高等教育的學校，這歷代文的講授，是決不可輕視的。我以為教授歷代文，有兩種責任：

(一) 學術思想上的責任：學校裏物質方面精神方面的學科，都已分科講授，惟大抵偏重新知，於國故不免缺畧。這一方面，本應由學校設特別講座，延聘名人為特別講演，不過這種講演，是融會貫通的講法，若平日不有許多具體觀念，這是不易領會。要給他這許多的具體觀念，似不能不由國文教師擔負這種責任。

(二) 文章藝術上的責任：這一方面的責任，又分兩層：

(1) 常文一方面，當注重古今文以上之變遷，於體裁格調之源流異同，亦不可忽視。

(2) 美文一方面，當注重體裁格調之源流異同，於詞句之組織法，亦不可忽視。

總而言之，在中等教育上選講歷代文，於上述各項，均宜顧到，不可偏廢。由此，在分量上的多寡，便很費斟酌了，此外還有程度的淺深，和次序的先後，更是一個難事。本來這是國文教科書，不是純正的文學史，編輯教

科書有一種普通的困難情形，舒君新說：『書字上面加一教科用字，其性質必定和普通的書不同。大凡編輯一種普通的書，雖然也有他特殊的目的，但其內容的觀點，終以著作者本身底注意點爲主，少顧及讀者底客觀方面，有些敘述純粹科學的著作，完全表現著者個人底意見，別人看得懂，是不管的；教科書固然不能脫離科學的範圍，所敘述的內容，都要以科學爲根基，但和純粹敘述科學的著作不同，就是說科學的著作底系統，教科書的應用，這定教科書和其他科學著作不同的第一點。第二科學著作，是表個人研究的心得，材料多寡，次序排列，完全以著作者研究的態度和精神而定，教科書的材料和次序，雖然不能說沒有著作者底主觀性存於其中，但一定要以讀者時間和能力爲主要點。總括說來，教科書要將科學底系統和研究者態度同精神去遷就讀者底能力時間，並要顧及讀者讀了此書以後的效用。』舒君這一段話，說編輯教科書的難處，真是十分透徹了。現在就編輯『歷代文教科書』來說，從先後上着想，由古而今，與今而古，各有得失，我前做歷代文讀法之商榷一文，已經說得很多了。又從難易上着想，如漢代文學，不能不以賦爲代表，此種作品中，如魯靈光殿賦是最有名的，自然不能割捨，但是古典的色彩過濃，讀者最易厭倦，這又有什麼法子避去呢？

我以上這些話，都是就「歷代文」的選講方法上立論，並不是說我自己現在做的「歷代文選」想閱者必不致發生誤會。若說我的「歷代文選」原止具一種商榷的材料，初意擬但將「選例」和「敘目」印出，待領教多數人之後，再着手編輯，後亦因迫於自用，暫且成書，不敢說使絕對的適用。我很希望深於教育者於文學的先生們，趕快來做這一件事，滿足中等教育上許多青年學子的飢渴呀！若說到我個人，那有什麼利害關係呢？

再：本題標爲「商榷」，篇中都是商榷的話，並無一毫成見，閱者如有誠意和我商榷，請從實際上提出具體事項做商榷的材料，若僅從名稱上去繳繞，那就不便討論了。

民國十一年七月初版

### 注意

(一) 第四冊選本即續付印其講義在編

輯中

(二) 中等模範文選在編輯中老子新注

已出版

(三) 本書除敘目一冊外餘冊概未酬金

版權所有

編著者 繆爾 紆

校閱者 龔自知 鄭崇賢 雷協中  
李文清 邵潤 王用予

鑒定者 秦光玉 錢用中

發行者 雲南省教育廳編譯處

印刷者 雲南省城開智公司

圖書館售書處 維新書局

科學大藥房 新亞書社

分售處 省立各學校 各縣勸學所 務本堂

價目 本册 貳角

